

index-1_1.png

index-1_2.png

中篇小说

华彩

（《当代》1981 年第 6 期 ）

高 尔 品

帷幕慢慢地拉开了。聚光灯绯红温暖的光束，投

校园与人心。因爲妈妈和捷明的琴声正在倾诉着我们

射在妈妈和捷明的身上。

昨天的辛酸与欢乐……

音乐厅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我心跳的声音。

妈妈的手轻轻地抬了起来，神情那样专注，眼睛

浸在绯红的灯光里晶亮晶亮地闪烁着。我的心里不觉

# 1

掠过一阵轻微的颤栗——那闪烁着的不是妈妈的泪光

吗？

一九七 O 年夏天，我度过了十七岁生日。

我抓住了身边那个人的手，那只手也紧紧地捏住

从六六年夏天起突然刮起的暴风雨，象疯狂得够

了我的。直到我感到疼痛时，才转过脸来看她——

了需要稍稍喘息一下那样，将一种宁静可是窒息的空

不，我不敢看她的脸，因爲她的脸在幽暗的光线里竟

气笼罩在我的身边，笼罩在音乐学院的校园里。

显得那样地惨白，眼泪正象小河一样无声地奔泻在她

血开始在暗暗地流，人心象是沉到了深处。生活

的面颊上。可是，她的眼睛却睁得那麽大，那麽美，

并不平静，可是失去了往日的喧嚣。音乐学院的人都

又那样苦痛地盯着台上的那个拉小提琴的人……

被撵到了乡下，校园空空，满目荒凉，只留下了几户

就在这一刻，琴声响了。是妈妈弹的。这钢琴小

不能再移动的破败人家。因爲妈妈是个早就退职的聋

提琴协奏曲《十年畅想曲》的第一个音符，是那麽有

子，我们家才被允许留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

力，那麽富于感情！它宛如一朵浪花飞溅在我的心

一天晚上，我和妈妈从外面回到音乐学院，走进

里，立即变幻出迷离的色彩；而捷明那悠然而出的琴

了徒有几堆烂瓦破砖的大门。夜色遮蔽着武斗后留下

音，宛如空中一根半透明的丝带，正从这浪花的飞溅

的断壁残垣，也遮蔽着我和妈妈的心。

与啸鸣声中飘了出去，飘了出去……

夜色里看不清妈妈的脸，可是，看得见她的眼

我的眼睛突然噙满了泪水。眼前头颅的海洋不见

睛。

了，舞台也象消隐在海洋的深处。这精巧美丽的音乐

厅宛如正在变换成昨天的岁月，昨天的天地，昨天的

114

我突然想跟妈妈说句什麽，哪怕是一句调皮而又

虽说那种年头，往往催人早熟，可我却总不象个

娇嗔的话也好。我不习惯这死一般沈寂的夏夜。在这

有心思的人。虽然有时我也想装作大人，沈思默想，

样的夜晚，你会对自己生命的存在都发生怀疑的。

脸上露出忧愁与愤怒，可是，它们就象与我无缘似

可是，我只是在暗中抿了一下嘴巴。因爲，妈妈

的，总是维持不长久。不是吗？刚才偷听到的话虽然

听不见，她是个聋子。我又想起了跟妈妈说话的特殊

也让我不快活了一会儿，可是一踏进家门，不快活就

语言，一个特别的手势，一个有特征的口型，还有，

溜走了，并且急于要把刚才偷听来的人家的伤心话，

一种富于表情的神态。然而，暗夜里妈妈看不见这一

象报喜一样报给妈妈听。我和妈妈又做嘴型，又打手

切。

势，又挤眉弄眼，可是，是妈妈的眼睛与感觉不灵

突然，我好象听见了什麽声音。这声音是那样地

了，还是这样的事情太难用嘴型、手势与表情来表达

轻微，可又是那样地清晰，而且还那麽熟悉。这样的

了？妈妈对我摇着头，说她没有听懂，可眼睛又在急

夜晚，谁会在这样的校园里谈心呢？

切地盘问着我。我生气地一嘟嘴巴，把两手往下一

我拉了一下妈妈的胳膊，妈妈立刻偏过脸来。我

拖，不说了！妈妈立刻笑了。她看出我不耐烦，生气

对路边黑黝黝的小树林努了一下嘴，用手对那儿指了

了，忙转过身子，顺手在桌上撕下一张专备的纸片，

一下，又拉了一下妈妈的胳膊。妈妈明白了我的意

往我的手上一递，脸上露出了象赔礼似的笑容。我对

思，向小树林看去。可是，她很快又回过头来，向我

她噘了一下嘴巴，这才夺过她手中的纸和笔，不假思

微微地张开两手，表示她什麽也没有看到。

索地就写了几行字：“舒丽说她不和捷明好了！”

不，我没有産生幻觉，我还没到産生幻觉的年龄

我写完了，妈妈也就看完了。她立即张开两手，

呢！我的眼睛终于穿透了夜的黑纱，看到了小树林边

吃惊地看着我，问我：“爲什麽？”

上的两个人影，并且很快就认出了他们。我抿了一下

我伏在妈妈的肩头上，连嘴带手地动作起来，还

嘴巴，不开心地正准备拉着妈妈就走，可是，另一种

对着妈妈的耳朵大声叫道：“她妈妈不同意！”

神秘的情绪，又拖住了我的腿。我没有顾得上黑暗里

妈妈总算明白了，却只是愣愣地看着我，我不自

妈妈奇怪的眼光，竟偷听起人家的话来了。我真地听

觉地对门外看了一眼――要是捷明听见了我这样大叫

到了，听清了，我没有猜错，是捷明和舒丽在说话。

大嚷可就糟了。还好，门外没有人。

舒丽说﹕“……妈不同意我们。再说，我，也要到文

妈妈竟象那次被抄家之后一样，站在我面前呆呆

工团当临时提琴手了，和你有那种关系，不好。这，

地出起神来——我忽然可怜起妈妈来，忙偎依了过

是最后一次了，你别再找我，妈妈知道了，要……”

去。可是，妈妈却没有给我相应的温情。我生气了，

我的心抖了一下，脸上忽然发起烧来。偷听人家

又有点儿幸灾乐祸，不爲别的，就爲我有点嫉妒捷

的情话，不羞！可是，我却又愣在那里，动也不动，

明，他分走了妈妈给我的爱。

直到妈妈拉走了我。

当我和妈妈在各想各的心思时，哥哥却颠了进

舒丽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大四岁，捷明等于住在

来——别笑话我这样形容他走路，他生来就是那麽一

我们家，他已经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年。他是孤儿，

副颠像！他一进来，就大喊大叫地说：“甜甜，你少

妈妈对他比对我还好，我有时真嫉妒呢！我知道他和

管别人的闲事！他活该，总有—天还要倒大楣！”说

舒丽好，这能瞒过我吗？

完就又颠了出去。他是我们家唯一的无产阶级——工

可是，我刚才听清了，舒丽要不和他好了。这使

人。瞧他那副神气劲，全然忘了当年他没考上高中时

我愣了，说不出是什麽滋味。惊讶还是失望，同情还

受过的冷落。

是担心？我觉得有点惋惜，又有点幸灾乐祸，甚至还

也真奇怪，哥哥的话竟突然把我的心情改变了。

有点莫明其妙地伤心。谁能说得清一个十七岁少女的

我忽然想到了捷明，并可怜起他来。

心？何况我自己！

115

妈妈走了，我跟着妈妈走到隔壁的那间小房间。

一天最欢乐的时光，就是当我和妈妈一起坐在钢琴前

门虚掩着，妈妈将它轻轻地推开了。

面的时候。

屋里没有人，有的只是一桌零乱的乐谱，连被子

待我又长大了一点时，就发现妈妈不大喜欢哥哥

也没叠的床，规规矩矩睡在琴盒里的琴，还有那架躲

和姐姐。妈妈曾喃喃地对我说过，“甜甜，他们不象

在墙旮旯里的破风琴，那是妈妈的。

我。”

妈妈失神地看着这一切，灯光下连脸也变得苍白

他们不象妈妈，那麽，肯定是象爸爸。我不喜欢

了许多。

爸爸。因爲他总是爱叫妈妈流泪，就象姐姐和哥哥老

我的心里忽地填满了不自在，真的可怜起妈妈来

爱对我做出一副管教我的样子，叫我讨厌他们一样。

了。因爲，我知道，五年来，他的一颦一笑都牵拽着

我们家好象分成了三拨儿：我和妈妈，哥哥和姐

妈妈的心。

姐，还有，就是爸爸。哥哥跟姐姐最好，什麽事都爱

往事就象一片浮云，游到了我的心边……

在一块儿嘀咕。爸爸后来调到内地去了，一年回来

一、两次；就是回来了，也只是抽他的烟、喝他的

酒，喝醉了还又哭又笑地，每逢这时，我就会看见妈

# 2

妈厌恶的眼光。

我们一家就这样既平静又不和谐地维持到了那一

我从记事起，妈妈就是一个聋子。

年——谁也不会忘记的一九六六年。

小时候，我问过妈妈，问她怎麽是个聋子，可是

那一年，我才十三岁。幼稚、单纯的我还不能明

妈妈的脸色使我不敢再问下去。我也曾天真地问过爸

白突然之间发生的那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只是觉得

爸，爸爸只会恶狠狠地回答我：“鬼才知道。”后

害怕，害怕那些变化造成的灾难会降临到我和妈妈、

来，待我长大了一点儿时，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哥哥和

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头上。但我又惊奇，惊奇音乐学院

姐姐叽咕过，说妈妈是在那位院长回国之后，因爲昼

里白天黑夜都响着一片“啌啌啌吭吭吭”的进行曲。

夜失眠，才突然变聋的。可是，我不相信。

许多与我同龄的小姑娘都穿起了草绿色的军装，梳两

到我开始明白点儿人事的时候，我慢慢发现妈妈

只羊角辫，手里神气地拿着小红本，胸前还佩着一只

要是和爸爸在一起，她的脸上就会失去笑容，失去那

挺大的纪念章。可是，妈妈没有这样打扮我。我还是

种我能感觉到的、特别温暖的东西。

穿着过时的童装，任妈妈将我的头发一把捋紧，梳成

妈妈最美的时候，就是她坐在钢琴的前面时。那

一个蓬松的大辫子甩在身后。我有点儿羡慕人家，可

时我小，就依着妈妈的腿，看着妈妈的手在琴键上一

又觉得还是自己美。

弹一弹，琴键蹦出许多好听的声音。有时，我也用小

也许，真的是聋子不怕雷吧，妈妈看着眼前身边

指头去按那白的和黑的琴键，让它也发出好听的声音

发生着的一切，依然沈静得很，脸上看不出有什麽惊

来。每逢这时，妈妈就笑了，还吻我，甚至端详着

慌失措的表情，只是有几天夜里当我醒来时，却发现

我，说一些我还不大明白的话。有一次，我把妈妈的

妈妈的眼睛是睁着的，睁得那麽大，好象她的耳朵已

两只手搁在身后，自己按响了琴键，问妈妈听不听得

经听不见，要用眼睛来听一样。

见？可是，妈妈的脸忽然叫人害怕起来了，我也怕

或许，正因爲妈妈是个聋子，退职又早，所以，

了。后来，妈妈把我搂到了怀里，一会儿，眼泪就湿

没有谁来找她麻烦。要不是不懂事的姐姐忽然在家里

遍了我的小脸。

贴了一张大字报，嚎叫“妈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应当

“妈妈教你弹钢琴、学音乐好吗？”妈妈含着泪

批判”，妈妈还真不知道被人贴那种玩意儿的滋味

水问我，我象懂事似地点点头，妈妈把我搂得更紧

呢！好在它是贴在家里的，要不就难以设想了。

了。从此，妈妈的生活里象是忽然又获得了欢乐，每

116

有一天下午，当妈妈领着我匆匆走过礼堂时，忽

我睡不着，不明白妈妈爲什麽要把他领回家来。

然看到一个人被那些穿草绿色军装的学生逼迫着跪在

他不是“特务”、“走资派”的儿子吗？可是，我从

台上“做飞机”，那人脸上汗淋如雨，而且满嘴鲜

来没有违拗过妈妈，何况我也可怜他。

血。妈妈突然停了下来，我的手被她捏得好疼，可是

谁想，第二天，哥哥和姐姐一回来，就嚷起来

我又不敢挣开。

了。说妈妈不想让他们活了，把一个与我们家无亲无

我发现妈妈的手在颤抖，脸色苍白。我奇怪而又

故的走资派的儿子领到家里，是嫌霉倒得不够大！

害怕地跟妈妈偎紧了，又向着那个倒霉的人看去——

妈妈坐在捷明的小床上不吱声。虽然她听不见，

那不是院长吗？弹钢琴的大教授呢，还是从国外回来

可是，姐姐与哥哥的神情她还是能看清的。

的！也就在这一刻，我忽然想起来了，想起有几次，

我站在妈妈身边，心里矛盾着呢。我讨厌他俩，

当妈妈领着我遇见他时，总是急忙避开他，却又捏紧

可是妈妈这麽做——合适吗？噢，我太小了，还想不

了我的手的情形……妈妈就象从来不认识他一样，虽

明白。

然我早看出来他想找妈妈讲话。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怯怯地闪在门外的过道里—

难道妈妈的耳朵真是因爲他才聋的？

—是他，还夹着提琴。

妈妈转身领着我走了。那天晚上，妈妈坐在钢琴

哥哥的脸都紫了，嚷了一句；“我非写信告诉爸

前面，手指头老按错琴键，连我都听出来了。

爸不可！”然后转身就走了。走过他的身边时，还从

那以后的几天，我发现妈妈的脸苍白得厉害，连

鼻子里哼了一声。

爸爸来信说他也被“揪”出来时，她也只是失神地愣坐

姐姐却走到了他的跟前，说：“我们家不欢迎

在那儿。一连几天，一次也没有领我出去过。

你，你走吧！ ”

我永远忘记不了的是那天晚上，妈妈忽然象哭过

他的脸红了，眼睛里忽地闪起两团晶亮的泪水，

一样，领着—个人回到了家里——我认识他，他就是

然后低头慢慢地走进房间，从床底下拿起了那只小箱

那个院长的儿子，虽说已经十七岁，可是长得瘦瘦弱

子。

弱的，就象个小姑娘一样。他没有妈妈。

妈妈慌忙站了起来，一下拉住他，可是他挣脱

他也象刚哭过，站在妈妈的身边，脸上没有一丝

着，眼泪快要溢出来了。

血色，臂弯里夹着提琴的琴盒。妈妈将他的一只小箱

“妈妈！”姐姐极其不满地高叫了一声。妈妈竟

子搁在我们的床底下。

象听见了似的，猛地擡起脸看着她，手还在拉扯着他

妈妈拉过我，牵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又牵住了

的胳膊。

他。妈妈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声音颤抖地对我说：

那一刻，在我的眼睛里，姐姐是那样地无情并且

“甜甜，他叫捷明，叫他哥哥，以后他就在我们家

讨厌，他又是那麽值得同情与可怜；妈妈呢，妈妈就

了。”

象希腊神话里的女神那样，沈静地守在他的身边，保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望着妈妈。妈妈正满含期望

护着他。

地看着我。可是，我却在轻轻地挣脱着妈妈的手，妈

我们四个人就这麽僵持着，直到妈妈挽着他的胳

妈没有放开我。

膊走了出去。

我不觉看了一眼我的这个“哥哥”，可是，“哥

我的心忽然变得空落落的。我向妈妈追去，可

哥”的眼光立即躲开了。

是，姐姐拦住了我。

这天晚上，他就睡在妈妈给他铺的小床上，我却

我推开了姐姐，走在妈妈和他的身后。幽暗的过

被妈妈搂在怀里。

道里，我看着他瘦弱的身子，忽然间，一种从未有过

“他的爸爸死了，家也被封了。”妈妈忽然轻轻

的怜悯，涌上了我的心房。

地说。我忽然感到枕巾变湿了。

我走过去，拉住了妈妈的袖子。

117

妈妈回过脸来，看着我。我的眼睛在对她说道：

苦……可是，妈妈渐渐地能跟得上节奏了，渐渐地竟

“妈妈，留下他吧！”一霎间，眼泪竟涌上了我的眼

伴和得那麽入丝入扣起来。妈妈的脸上浮现出了欣慰

眶，我忙低下头去。

的笑容，那笑容里象藏着幸福的影子一样……

妈妈将我搂进了怀里，也搂住了他。她看懂了我

几年过去了，哥哥姐姐的吵闹，爸爸偶尔回来时

眼睛里的话。

的冷眼，都没有动摇妈妈的心。就在这间又矮又窄的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久久地站在过道里……

小屋里，我们好象在喧嚣的尘世外面，又有了一个和

妈妈的眼睛突然亮了，她看着楼梯下面的那间小

睦勤奋的小家庭，一个被人间的恶风邪雨遗忘了的角

储藏室。我明白了妈妈的意思。

落。可是，我始终都没有深想过，妈妈爲什麽要收留

捷明终于被留下来了，就住在我们家隔壁的楼梯

这个孤儿？难道仅仅是对一个路人的同情与怜悯吗？

下面——那儿原是公家堆杂物的地方，可是空着。虽

然哥哥与姐姐又大吵了一场，可是，妈妈却用沈默抵

抗住了他们。并且就在当天，妈妈还亲自去造反队磨

# 3

蹭了许久。造反队经过研究，终于同意让捷明住在那

间楼梯档里了。那天晚上，妈妈微微激动地把我和捷

夏天的黎明是最美的。

明 搂 在 怀 里 ， 对 我 们 说 ： “ 孩 子 ， 好 人 还 是 有

我躺在床上，窗外瓦蓝的天空就象给海潮洗过似

的……”

的，愈来愈明净，愈来愈蓝汪汪的了。窗外那本来就

在那“停课闹革命”的年代，妈妈成了他的教

婆娑多姿的小树，更是衬着又远又蓝的天幕，还披着

师，用钢琴，也用心伴和着他的琴声。妈妈说她在未

一条淡红浅金的云霞的飘带，真象个古装戏里的小美

聋之前听过捷明的一次演奏。那时，他才七岁，刚随

人。

他爸爸从国外回来，可是却演奏得那麽好，并说是她

可是，你知道黎明时我心里的第一个感觉是什麽

在未聋前听过的一次最能动心的演奏，因爲就在那个

吗？就是我听惯了的黎明的琴声。那每天早晨把我从

孩子的琴声里，洋溢着不寻常的才华。就在那之后不

睡梦中唤醒的琴声怎麽不见了？那练习曲枯燥干巴可

久，妈妈的耳朵聋了。妈妈说当时她还是搂着我听的

又别有风味的旋律哪儿去了呢？往日，当我正沈睡在

呢，可惜那时我还小。

少女的梦乡里，忽然被那明亮、有时还觉得遥远的琴

“ 孩 子 ， 你 失 去 的 已 经 太 多 ， 不 能 再 失 去 琴

声唤醒时，我真有点恨他呢！可又正是他的琴声，才

声。”

把我这个懒姑娘从被窝里拉了出来，蓬松着头发，小

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妈妈这样对他说。每当此时，

跑着，来到另一片小树林里，唱响了第一个音阶……

妈妈的脸上就会显出一副既凄凉、又有所慰藉的神

可是，今天它哪儿去了？难道他没有起来？难道

色。

五年来无论冬夏春秋没有一日间断的琴声真地消逝

就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妈妈严格地按照音院的教

了？难道住在我们隔壁的年轻人第一次睡了懒觉，病

程，按部就班地培养着他，从没有一丝懈怠。开始还

了？我忽然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舒丽不和他好

用钢琴爲他伴奏，后来，钢琴被抄走之后，她就用那

了！”是的，昨天晚上舒丽对他说的话，我不是亲耳

架连抄家的人也看不上眼的破风琴代替了它。

听见了吗？还告诉了妈妈，还想起了那麽多的往事。

我记得妈妈刚爲捷明伴奏时，只要她一看见捷明

人的心思多奇怪呀。我居然起来了，只套了一条

放下琴弓，脸上又显出了迷惑的神情时，妈妈的两只

长裤，就溜出了家门，溜到了那扇小门的外边，推开

手就会从琴键上滑落下来，或者愣愣地按在琴键上，

一条小隙缝，他不在，琴也不在。

眼睛里常常会溢满了泪水。有时她还微微地摇一摇她

我忽然转过身来，向屋外跑去，我知道他在哪

那 美 丽 的 下 巴 — — 妈 妈 是 在 爲 自 己 是 个 聋 子 而 痛

里！

118

我从来就没有猜错过。他就在那片小树林里。只

我的心软下来了，暗暗责怪起自己来，甚至忽然

是，今天，我看见的不再是他早练的身姿，那微微闭

羞起来了——这算什麽呀？大清早晨一个姑娘家只穿

起眼睛一心沈浸在练习曲里的神情。他靠在一株小树

着一件圆领衫，辫子也没梳，就与一个男的，不，小

上，琴捏在手里，傍着他的膝盖，弓尖戳在地上，眼

伙子呢，面对面地站在小树林里，还管教人，叫人家

睛望着与太阳相反的方向，仿佛那小半个灰蒙蒙的天

看见了，该说些什麽哇！

空把他给吸住了一样，我好象第一次感到他既秀气又

我的心忽然跳得快起来，眼睛也不敢看他了，只

单薄。

顾瞧着自己的脚尖。

我的眼前忽然又出现了五年前他第一次来我们家

大约我确是不象刚才那麽“英雄”了吧，也许，

时的情景，想起了妈妈常对他说的话；“孩子，你失

是我的羞怯使他也不再象刚才那麽紧张了吧，这时，

去的已经太多，不能再失去琴声。”

我倒听他说了一句：“甜甜，我们，回去。”

是的，他不能失去琴声，不能！我的心里忽然这

我擡起脸来看着他，忽然觉得脸有点烫。我看着

样叫起来了。

这个平日里妈妈一定要我们象亲兄妹一样相处的人，

我过去常做些莫明奇妙的事，惹得别人说我不懂

心里既可怜他，可又有点儿生气，还有点儿说不出的

事，就连娇爱我的妈妈有时也要说我几句。这一刻，

害羞，至于爲什麽，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竟又莫明其妙起来，好象他应该归我管束，我是他

正在我要移开眼光，顺从地转过身去时，一缕声

的小老师一样。我一下窜到他的身后，没头没脑地

音从远处飘来。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它象早

说：“你干嘛不练琴？”

晨的柔风，又象傍晚的流水，还象，还象天上的灰云

他猛地转过身来，一见是我，脸立即红了。

块儿吧，正一古脑儿地向我耳中，更向我心里游了过

“爲什麽？”我又逼问了一句。

来。这是琴声，是那架我们都特别熟悉的低低的嘶哑

他有些忸怩，大眼睛望着我，可又躲着我的，好

的破风琴声，而且弹的是小提琴的教程练习曲。这准

象浑身都不自在。

是妈妈弹的！我只对捷明看了一眼，叫了一声“妈妈

我真的生气了！只爲舒丽不和他好，就不练琴

弹的！”然后拉着他就跑，也没注意到他的脸色忽地

了，还这麽一副松包样儿！我心里就象来了火似的，

变了。

决定再说一句狠的，好让他知道，平时在他眼里微不

我们跑着，清晨的凉风向我们迎面扑来，直到风

足道的黄毛丫头，多麽会管教他！

贴紧了我身上的圆领衫，我才忽然松开了他的手，一

我说：“我知道你今儿爲什麽不练琴。”说完我

下攥住了圆领衫的下摆——多羞人哪！我甚至偷偷地

还挑衅地看着他。

看了他一眼。还好，他没有看我，否则，真要羞死

他神色明显地慌乱起来，眼睛看着我，那眼光就

了！

象要在我脸上搜寻点儿什麽来似的，脸也憋得通红。

勃格里尼练习曲有力的旋律，终于伴着我们奔回

我故意不说了，让你急去！

了那座弹痕累累的教学楼。我们冲进过道，跑到小屋

他忸怩了半天，才开了口，试探地对我说：“她

的门口，妈妈正微耸着肩膀，全神贯注地在弹着勃格

告诉你了？”

里尼呢！

我故意要再激他一下，便说，“谁呀，她是谁？

可是，破风琴的声音再也不象刚才远远地听起来

她告诉我什麽了？”

那麽好听了。然而，妈妈弹风琴的姿势多美啊！她那

他立刻不吱声了，低下头去，脸都红到了脖根

长长的黑油油的头发，隐在暗里显得线条很美的脸

上。而且，也就在这会儿，我才看出他的脸原来一定

庞，还有瘦削的肩头……这一刻间，要不是妈妈弹得

是很惨白的——红得不均匀呀！还有，瞧他眼睛，迷

太专注了，我准会扑到妈妈的肩膀上，淘气地撒起娇

惚惚的，象没有睡觉呢。

来。可是我没有。人人都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十分美

119

丽，可叫我看，如今已经五十多岁的妈妈，不一样是

很美吗？人家虽也说我漂亮，可都说我不如妈妈呢！

# 4

我可不嫉妒，难道对妈妈也能嫉妒吗？

就在我遐想翩翩时，我忽然听见了一声裂帛似的

看得出来，舒丽肯定是失眠了，眼圈儿都是黑幽

巨响——这是一声和弦！我猛一回脸，捷明也正背对

幽的。我走进她的房间时，看见她一只雪白的胳膊无

着妈妈和我，拉起勃格里尼练习曲来了！他一开始就

力地垂在小床沿上，蓬松的鬓发拂着她白苍苍的面

拉得那麽响，那麽有力度，而且立刻合上了妈妈的琴

颊，脸朝着墙壁，眼睛闭着，象是睡熟了一样。只是

声，简直不象他平常在树林里拉的。我的心猛地弹了

在我悄悄地走到小床跟前，挨着床沿坐下来时，才发

一下，看着他的背影，他有力的大臂，还有，那绺震

现她的睫毛在颤动，脸上有泪痕。

颤在额前的长发，我不由又转脸向妈妈看去，妈妈就

我没吱声，因爲她肯定知道是我。

象不知道我们正在她身边一样，弹得那麽专注，那麽

舒丽比我大四岁，患着十二指肠溃疡，病残学

富于节奏，又与捷明的琴声和得那麽好，简直象在乐

生，暂时和我一样，都属三不管，没有工作。她与捷

队里伴奏一样，要是叫别人听见了，谁能相信妈妈是

明同是音乐学院附中小提琴班的同学，也许他俩就是

个聋子！

因爲这才好上的吧！

我立即明白了过来。妈妈弹的正是捷明现在进修

舒丽的爸爸在六六年底就失踪了，至今杳无音

的课程。难道妈妈也发现了今天早晨消逝的琴声？她

信。她妈妈非常美丽，外表柔似水，内里却刚强。人

是怎麽发现的？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妈妈是在

都说，有个有权的人想娶她，逼着她与失踪了的丈夫

用琴声呼唤他。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些年来，妈妈

离婚，可她就是不从。干部下放时，她被当作“美女

不总是在用这呜呜的带点儿母性温柔的琴声宽慰着他

蛇”遣送到农场去了。她走时，曾来拜托过妈妈，还

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又用音乐来啓迪他的天性，

关照过我呢，要我们帮着照顾舒丽——她就这麽个女

敦促他孜孜不倦吗？

儿。而且，看样子，她也挺喜欢欧阳捷明，可是她爲

捷明象狂了似地猛拉着，好象他拉的不是琴弦，

什麽要反对舒丽和捷明好呢？

而是他的心一样。虽然他平日里显得柔弱羞怯，也不

我坐在舒丽的身边，看着她。可她却还在装睡，

爱说话，可一旦拉起琴来，他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人，

就象真地不知道我正坐在她的身边一样。

奔放，刚强，可今天的琴声还是不对呀！

我终于忍不住了，拉了一下丽姐的胳膊。

妈妈擡起脸，对他的背影看了一眼，眼睛里忽然

舒丽睁开眼睛，转过脸来了。

掠过一丝伤感的神色。我的心一动，就象突然间明白

“这麽早，你来做什麽？”她问我，话说得一本

了什麽。就在妈妈低下脸去，瘦削多皱的长指头从琴

正经。

键上慢慢地滑落下来时，我转身走了，急急地穿过过

我心里忽然想笑，可立刻就忍住了，并且撇着嘴

道，来到了另一片小树林里。可我并没有在那儿站上

巴说；

几秒钟，便又向小树林后面的那幢残破的教学楼跑

“你还瞒我？瞒我就不说了！”

去。我要找舒丽去，要埋怨她不该和捷明撒手！我不

“不说什麽？”她有点儿局促，可仍旧是无精打

懂得什麽叫做爱情，可我从小说里看到的，爱情就是

采的样儿。

一种除自己之外谁也管不了的感情，有时连自己也管

我见她装作漫不经心，便鼓起了嘴巴，两手往膝

不了呢！可舒丽爲什麽要把它交给她妈妈管呢？她不

盖中间一夹，不说了，而且连看都不再看她。

应该和捷明撒手，就是不应该！因爲单单只爲捷明刚

这样过了一刻，我忍不住偷偷地瞟了她一眼，看

才拉出的那种味儿的练习曲，就叫我受不了。

见她又已偏过脸去，样子象是很凄凉。

120

我是看不得人家可怜样儿的。一见她这副样子，

这麽看着我，爲我欢喜一下吧。”她也抓住了我的

我立即转过身子，用手扳过她的脸，对准她的眼睛看

手。可是，我发现她的声调有些颤抖，手也有点凉。

起来，故意辣滋滋地说：“你爲什麽不和捷明哥好

“这跟不和他好有什麽关系？”我忙说。

了？”

她不说话，一双忧伤的眼睛看着我，说；“跟他

我有意加上一个“哥”字，以示区别。当他的

好，就进不了文工团。”

面，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他。

“进不了就不进呗！”我大声说。我一时还没想

舒丽皱紧了又长又黑又细的眉毛，象是困惑地看

明白进文工团与和捷明不好有什麽关系。

着我，装作不明白的样儿。

“你不懂。”她说，偏过脸去了。

我可不饶她。怪不得别人说我心直口快，这会

我不懂？我干嘛不懂？这又有啥不好懂的？难道

儿，我干脆两手一下按住她的双腮，说：“你骗我！

只爲了一个能转正的临时工就要把一个爱人丢掉？我

昨晚上你和他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干嘛不和他好

在小说里看到的爱情并不是这样的呀，不是，绝不

了？今儿早上，他连琴都不拉，后来拉起来就象火山

是！

爆发似的，吓死人呢！”

我又扳过舒丽的脸，说道﹕“我不许你不和他

我忽然觉得浑身一阵轻松——我的秘密总算倒完

好！”我说得一本正经。

了。

“甜甜，”舒丽忽然搂住我的颈脖子，好一会儿

可是，舒丽仍旧垂着眼皮不吱声——她的脸真

才对我说：“我什麽都告诉你，你千万别对他说，也

美，可就是太苦了点儿，尤其是这会儿。

不能告诉别人。有一个人对我说的，只要我愿意跟他

我不高兴了，什麽我都抖出来了，难道都不能换

好，他就能让我进文工团，还能转正。甜甜，别推开

回你一句真话吗？

我，听我说，不要骂我，你不知道，你不会明白我

我撒起娇来，半真半假地说：“丽姐，你再不说

的，我妈妈——”她忽然两手一松，不再说下去了。

话，我就走，再也不来了！”说完，我真地转过了身

我猛地擡起脸来，看着舒丽。我看见明晃晃的泪

子，不再看她。

水正在她美丽的大眼睛里闪动，可我还是不知轻重地

她怎麽这样有耐心，又这样不动心呢？平时，我

说：“丽姐，你怎麽这样不值钱，你——”

只知道她象她妈妈，柔得象水一样，任你叫它怎麽流

舒丽一下捂住了我的嘴巴，眼泪顿时从她的大眼

就怎麽流，只是她不仅外表，连内里也这样。可是，

睛里滚了出来。

今儿，她怎麽就这样耐得住性子，连半句话也不告诉

我不爱看她这样！我也不可怜她！我使劲扳开她

我？还这麽凄凄戚戚的样儿。依我的性子，我真要生

的手，气呼呼地站起身走了。丽姐水性杨花，不象我

气走了，可是，也不知是什麽留住了我。我又转过身

在书里看到的姑娘，一点儿也不象！

来，一把抓住她的手说：“丽姐，告诉我，再不说，

我刚从左边绕过那幢大楼，却一眼瞥见妈妈正从

真要把我急死了！我爲你呢！真地是你妈妈不让你和

右边向后面走去——她一定是去找舒丽，一定的！我

捷明好吗？”

正要叫住她，她已消失在大楼的拐角处了。

她说话了，不，只是张了一下好看的嘴巴，然后

我站在那儿好一会，连动也没动一下。妈妈是爲

轻轻地摇了摇头。

捷明说情去了，可舒丽是不会告诉她真情的。

“到底爲啥呀？”我差不多要急得喊起来了。

我心里突然有些怏怏不快起来。谁知道这是爲什

舒丽看着我，眼泪竟慢慢儿溢上来了。可是，她

麽？

在忍着，没让流下来。许久才说：“不可能了，你不

我没精打采地溜进了那条黑幽幽的过道，正要走

知道，反正不可能了。”顿了一会儿，她又说，“我

进自家门去，一转念，便溜进了捷明的小屋，并且掩

要进文工团当临时演奏员了，不久还会转正。来，别

上了门。

121

这个琴痴子，竟没有发现我，仍旧坐在桌前，两

我笔直地盯住他的脸看着，临了，我连自己也不

手撑着脑袋。桌上还放着冒热气的早饭——三个鸡蛋

明白爲什麽竟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是妹妹！”

呢，妈妈可真优待他！我想跟他说舒丽不值得他爱，

要是换一个会谈恋爱的丫头，别人准会说她这是

可一看到他那颓然伤情的样儿，心又软了下来，不

不打自招，我可说的是真话。我怎麽会爱他呢？就是

过，我不是那种心里能搁得住话的人，更不是一个在

爱他，那也只是一个妹妹的爱。再说，就连这种妹妹

别人面前不愿意表现“我的存在”的姑娘，于是，我

的爱，也还是让舒丽给逼出来的呢！何况，我说这话

故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这一声，立即惊醒了琴痴

是爲了解释自己刚才的莽撞行爲，还有点警告他的意

子。他一回头，脸就红了，甚至连眼睛也慌张得不知

思，叫他别胡猜，本来就是嘛！

道瞧我哪儿才好。见他这样，我立刻又爲他难受起

捷明脸上的表情奇怪地变了，越变越柔和起来，

来，而且马上就又生气地想起了舒丽。我硬邦邦地

红润也在慢慢地退去。他看着我，许久，才轻声说了

说﹕“我什麽原因都知道。”

句；“甜甜，我给你伴奏好吗？你今天早上没练。”

说完我看着他，想看他的反应。

说完他就又低下脸去了，过了一会儿才又擡起脸来对

捷明脸红了，并且低下眉眼去。好一会儿，才又

我看着。

擡起脸来，眼睛里象含着一种祈求的神色，就象在对

他的话说得那麽委婉，那麽真诚。他是想借此来

我说：“你能告诉我吗？”

撵走自己的痛苦吗？用爲我伴奏来赶却他不愉快的心

我也不管这真是他对我的要求，还是我本就想兜

境和心中那个负心的姑娘吗？对的，一定是这样。那

底才産生这样的感觉，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说：“不

麽，他这就不是在帮助我，而是要我帮助他，那我怎

是她妈妈不准她和你好，是她和别人好了，要进文工

能不答应呢？

团当临时演奏员呢！”

我点了点头，顺从地答应了。

这句话我讲到最后一个字时，才懊恼起来。因爲

琴声响了，我的歌声也飞了出来。我省掉了唱音

我看见捷明的脸色变了，一下变得那麽红，可是红里

阶，却唱起一首那个时候不准唱的抒情歌曲。可是，

又渗出一片苍白，那眼神，那神态，都快叫我害怕起

有好几次我都唱走了调，尤其是唱到半音的时候。然

来了。

而，他并没有发觉。他的心不在我的歌声上。而无论

“捷明哥，你——”我忙奔了过去。可就在那一

是他，还是我，都没有想到，从舒丽那儿转回来的妈

霎间，他先站了起来，而后，又软软地坐了下去，偏

妈，已轻轻地推开了一条门缝，看着我们。

过脸去了。

这天晚上睡觉前，妈妈突然偎到我的身边，对我

我怎麽这样没有心计呢？怎麽连这种话都可以不

说：“甜甜，捷明是哥哥，你对他要稳重。”

假思索地乱说一气呢？我正埋怨着自己，心里忽又生

我猛地擡脸看着妈妈，妈妈的眼睛正笔直地看着

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忏悔一下，想爲他做点什

我。

麽，以弥补自己刚才的莽撞。

我感到委屈，可是，想到了那个吻，我的脸低下

我走近了他，两只手搁到了他的肩上。我居然象

去了。

平常妈妈吻我那样，在他柔软的头发上轻轻地吻了一

妈妈难道真地看到了我的吻？不，不可能……

下。

捷明的脑袋触电似地颤抖了一下，我也立即全身

一颤，弹了开来，一下子靠到了墙壁上。

# 5

他回过脸来，脸上一副迷惘惊诧的神情。象在埋

怨我不该这样，又象不敢相信吻他的竟是我！

我发现了两个秘密。

122

第一个秘密是捷明拉琴时，两只小臂的内面有两

“哼！”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压根儿就蔑视他

道象被什麽磨出来的红印。好几次，我都想摸摸那还

这个自封的权威。

未长成的老茧，可是我到底忍住了，并且把这个秘密

妈妈看着我们，努力想了解我们在争吵些什麽，

忍在了心里，因爲我想起了妈妈的话。

可是，看样子她没有懂。

第二个秘密，我可没忍住。那是有一天，我偶尔

哥哥气呼呼地走了。哥哥一走，妈妈忙问我：

上街买东西，在旧货商场里发现了一架钢琴，售价只

“他吵些什麽？”

两百元，太便宜了。要不是在那种年头，它被称做了

我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我不愿说给妈妈听。

“资产阶级的破玩意儿”，能卖那麽贱吗？

虽然这支不愉快的小插曲弄得我好不开心，可

我立即奔回家，对着妈妈又是动嘴巴，又是做手

是，妈妈同意买钢琴的喜悦，在我的心里还是占了上

势。对这，妈妈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很快就明白

风。我拉了妈妈一下，问她说：“马上就去看看好

了，并且惊喜地对我竖起了两个指头：“真地只要两

吗？”我朝门外指了一下，还做了个弹钢琴的手势。

百元？”妈妈开心地问。自从捷明与舒丽吹了之后，

妈妈懂了，立即高兴地说：“好的。”

她还从未这样开心过。

妈妈打开箱子，拿出了她仅有的两百元积蓄，往

我兴奋得直点头，忙问妈妈“要不要”？

我手里一搁。这一刻，真不用说我心里有多美。

妈妈做了一个神秘的手势，然后附在我的耳边小

我和妈妈来到旧货商场。虽然已近傍晚，可店门

声地对我说：“甜甜，我正有两百元钱，是留给你下

还没关。太好了，钢琴还在呢！

乡用的，你愿意拿它买钢琴吗？”

其实，我的兴奋是没有道理的，那种年头，谁会

愿意，当然愿意，这还用说吗？自从那架钢琴被

来买这招事惹非的“破玩意儿”呢？

抄走之后，妈妈，我，还有捷明，早就渴望着一架钢

我立即对一位上了年纪的营业员说：“老大爷，

琴了。那架破风琴不说它老掉了牙，就是用它来伴

那架钢琴卖吗？”我自己都能听出话里跳动着的热

奏，也多不伦不类呀！

情。

我马上说了声：“妈，我愿意！”

这，大约也让老营业员发觉了。他笑了，说：

妈妈擡脸奇怪地看着我，原来她没有听明白。我

“姑娘，当然卖的！不过，已经有人定下来了。”

只好开心地使劲把头点了几下。

“有人定下来了？”我大吃一惊，连忙慌里慌张

妈妈笑了。

地说，“可我们能马上交钱的！”

可是，讨厌的哥哥却走了进来，他一进来，就没

爲了证明我的话，我忙打开攥在手里的钱包，掏

好气地说：“甜甜，你少给家里找麻烦，这种时候买

出了那一叠叠得整整齐齐的两百元钱。

那种破玩意儿，是想请人家来抄家吗？我不许！”

“这——”老营业员爲难地看着我，要说什麽又

他真鬼，什麽都知道。

没有马上说出口。

“你管不着 1”我嘴巴一嘟，说。我真恨他。

妈妈不明白我们在说些什麽。可是，她似乎从我

“我就要管！别瞧妈妈宠你，她都要听我的！”

和营业员的脸上看见了难色，忙问我说：“怎麽，不

哥哥大声说。

卖吗？”

“反正我不要你管！”我也大声说。我才不怕他

我连忙对妈妈摇摇手，想告诉妈妈“钢琴已给人

呢！

定了”的话，可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口型与手势来，

“你——”他生气了，那张圆乎乎的脸一生起气

只好不回答妈妈，只一个劲地问那营业员：“你知道

来，就只剩下了一堆疙瘩肉，连眼睛眉毛都给挤到了

是谁定的吗？”

一边。

“一个年轻人，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他说正在攒

钱，钱够了就买。他跟我谈了多次，谈得实在恳切。

123

我看他实在喜爱这东西，才答应给他留一阵子。”老

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了一队板车远远地迎着我

营业员说。

和妈妈走了过来。就在这支队伍里，一个人影，那麽

那个青年肯定也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他正在攒

触目、又那麽迅疾地投入了我的眼帘，是捷明！他那

钱，我不忍心抢着买。我失望地挽住妈妈的胳膊正转

套依然穿得整齐的学生装，高挑瘦弱的身子，匍伏下

身想走，忽然，我脑子里竟掠过了一个念头——

去 的 脊 背 ， 那 宽 宽 的 前 额 和 前 额 上 直 往 下 滴 的 汗

我立即转过身来，隔着柜台，一把抓住那位脸上

珠……

也有憾色的老营业员的袖子，问道：“你知道他是谁

我差点叫了出来！

吗？”我问得那麽轻，连我自己也奇怪。

我忙拽着妈妈，向那一队拉车的看去。妈妈莫明

“他的名字我可说不清。可是他常来，瘦瘦的，

其妙地看着我惊惶的神色，又随着我慌乱的目光望

高高的，有时还夹着把提琴，在文工团工作。每次来

去。就在这一刻，我才终于看清，捷明并不象别的拉

都要对这架琴看上好一会儿，临了总是恋恋不舍地走

车人那样用手握住车把。他是用小臂的内面贴着车

开。姑娘，等他再来时，我和他商量一下，你看这样

把，硬是靠手臂与车把的摩擦力，和肩上的那根皮带

好不好？”老营业员说。

在拉车。他手臂上的那道长茧似的红记立即映到了我

他后面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因爲我眼前

的眼前——他是爲了保护他那双宝贵的手哇！哪个演

早已闪出了捷明的身影。瘦瘦的，高高的，有时还夹

奏家不心疼自己的手呢！我不觉好一阵心酸与痛楚，

着把提琴，又在文工团工作——一定是他！不是他还

连眼泪都差点滚了出来。

能有谁呢？我忙对老营业员说：“我知道了，准定是

妈妈也认出捷明来了。她惊慌地看了我一眼，正

他。卖给我们吧，他和我们是一家的！”

要叫他，却被我一把拉住了。不，此时此刻，我不愿

我的脸忽然红了，心也连跳了几下。瞧我这个傻

惊动他，不愿让他知道我们发现了他的秘密。

丫头，说话多不注意呀！

捷明没有发现我和妈妈。他脸朝着地，汗水从他

“噢，原来是这样，那行，你们就交钱吧。明天

的额上，脸上，颈脖子上直往下落。他的身后是一座

送去，加运输费。”老营业员说。

高耸的煤山，车辕上还晃荡着他的琴盒。

我心里真象开出一朵花来了。不，不仅仅是因爲

这个晚上，我和妈妈都早早地睡了。是我要求妈

买到了钢琴，还因爲我是抢在捷明前面买的！他这个

妈别去见捷明的，我也不见他。可是，我睡不着，似

文工团的临时提琴手，一个月只有十几元的生活费，

梦非梦里，我又看见了他拉煤的样子，那高耸的煤山

要攒到哪一天！

宛如压在他的背上，两颗眼泪却滴落在我的枕边……

妈妈看着我开心的脸，也笑了。妈妈笑起来真

多麽奇怪的感情啊！

美！

我们很快就办完了手续，和那位热心的老营业员

告别了。

# 6

街上的水银灯亮了。藕荷色的灯光在昏暗的大街

上空显得是那样地美丽。好象这肮脏的街道，街两边

自从下午钢琴被搬回家之后，我的心就定不下来

破败的房屋，墙上凌乱残破的大标语，还有，那永远

了。我抚弄着钢琴，把妈妈按在凳子上，要妈妈做出

在高声嚎叫的街头喇叭，都象不再使我讨厌了似的。

弹琴的姿态，却又不准妈妈碰响任何一只琴键。那会

因爲我们就要有一架钢琴了！我从小不就是跟着妈妈

儿，我不愿意任何人听见我们家的钢琴唱出它快乐的

学钢琴的吗？要不是五年前家里的那架钢琴被抄走，

歌声。虽然这空旷冷落的校园里，又有谁来管我们家

我才不愿学声乐呢！

的钢琴呢？可我就是不愿意嘛。

124

傍晚，我倚门等着捷明回来，急于想把买钢琴的

钢琴的事儿咽回肚里，不再说了。谁想舒丽却突然对

事告诉他。照平时，捷明该回家了，可今天他到现在

我说了这麽一句话：“你喜欢他吗？”

还没回来。想到他可能又去拉车了，我心里很难受。

看得出来，她说这话时，脸上现出了一种很痛苦

好了，总算等到了。隔着稀疏的小树林，我看见

的表情。

远远的小路上，有一个人影向这边走过来了。不过，

我的脸霎时红了，不，是烫了起来。我真不知道

我马上就认出那不是他，那是舒丽。

该怎样回答舒丽的话才好，可舒丽的眼光却象锥子似

我的心里立即掠过不快的感觉。自从上次我去责

地刺着我的面颊，刺着我的眼睛，我的心多慌啊！我

问她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她家。我不高兴跟这样水

局促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好一会儿，我才结结巴

性杨花的姑娘做朋友，朝三暮四的象个什麽样儿！爱

巴地说：“我是，把他，当哥哥的……”

情是能够这样随随便便的吗？

舒丽明明是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我从她的脸上看

人都说我的心事是贴在脸上的，心里对谁不如

出来了。可是，等我还想再申辩时，她却转身走了。

意，脸上立刻就露出来了。也许就爲的这个吧，在那

真是无巧不成书呢，就在她转身要走时，捷明却从树

之后，舒丽就不大来我家了。

丛里冒了出来。他一见我和舒丽，眼睛立即慌乱地瞧

这会，我想躲开，不跟舒丽照面。可是，我心里

着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又雀跃跃地想把买钢琴的事儿告诉给一个人，一个跟

舒丽愣了一刻，然后急转身往右边的路上走去

我比较好的人。我心里就是这麽搁不住话！这一来，

了。

我的虚荣心可就战胜了对舒丽的嫌恨。就在舒丽要顺

捷明没有看她的背影，却不安地向我走了过来，

着低矮疏落的灌木，掠过我的眼前时，我突然叫了声

只叫了我一声甜甜。他叫得要有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

“舒丽！”

在。

她迟疑了一下，可还是向我走了过来。

我低下了眉眼，心里突突地跳。刚才舒丽的话，

我看着她脸上的那副苍白样儿，一对水灵灵的大

叫我全身都感到别扭，钢琴的事儿我全忘了。

眼睛竟显得那般无神，心里又突然有点可怜她，甚至

“吃饭了。”我忽然擡起脸来这麽说了一句，就

有些懊恼起来――我干嘛要因爲她不和捷明好而对她

转身向里走去，捷明跟在我身后。

冷淡呢？她妈妈不在家，就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虽然

长幽幽的过道里，天花板上那唯一的一支十五瓦

当上了临时提琴手，可眼瞧着并无多少快乐，挺可怜

的灯泡有气无力地亮着。我想起了钢琴，于是在经过

的呢！

捷明的小屋时，我返身把捷明拦在门外，并说：“不

她走过来了，问说：“叫我吗？有什麽事？”虽

准你进去。”

然她的话有点儿冷，我也不在意。

捷明恍惚地看着我，脸上一副神不守舍的表情。

“妈妈买了一架钢琴，只花了两百块钱——”

妈妈出来了。她一见捷明，立即笑滋滋地迎了上

“是爲他？”她问，眼睛也亮起来了。

来，两手往胸前一合，高兴地说：“捷明，这下你该

我错领会了她陡然明亮起来的眼光，高兴地说：

高兴了！”

“当然！妈爲了他可花劲儿了。买钢琴也是爲了给他

“妈！”我立即打断了她，还嘟起了嘴巴。

伴练。妈说他很有才华，还说他一定能成个大音乐家

妈一愣，笑了。她用左手指着我对捷明说：“瞧

呢！要不，妈妈怎麽会收留他？！……”

她，还要瞒你呢！”

说到这里，我突然发觉舒丽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刚才舒丽在我心中引起的别扭劲消失了，我的调

起来，可苍白里又夹着一丝红润。我这个粗心的姑

皮劲儿又上来了。我一把拉过妈妈的胳膊，转脸对捷

娘，倒也马上想到自己光对她说捷明怎麽好，这对她

明说：“站着，叫你进来，你再进来！”

该多不合适。于是，我立即把捷明拉车挣钱想买这架

125

说完我就拉着妈妈进了捷明的小房间。我掩上

捷明激动得嘴唇动了一下，可是，话还没有说出

门，将妈按在钢琴前面的凳子上，对妈做了个手势。

口，他就突然转身打开了琴盒，拿出琴，又用笔在小

妈妈抿着嘴巴笑了，还用手指点了一下我的额

纸片上急速地写下了四个字：大流浪者——吉卜赛人

头，我对她做了个鬼脸。

之歌。

妈的姿态多美呀！她轻轻地擡起两只手，在空中

我知道这支曲子他演奏得极好，妈妈也和他合作

向琴键的左边移去，真象轻柔的舞姿呢！然后，妈的

得最好。

手猛地往下一落，简直就象冲出峡谷的波涛那样，轰

妈妈对小纸片看了一眼，立即满意地笑了。

地一下滚过琴键，优美、欢快、高昂，明朗的琴声立

妈妈把我忘了，径自坐到了钢琴的前面，又将手

即象瀑布似地倾泻了出来。

优雅地擡到了半空中。

当妈妈弹完最后一个音符，两手自然优美地往上

捷明也把我忘了，他夹住琴，轻轻地试了试弦，

一擡，又果断地落在半空中时，门被猛地推开了。只

简直目不斜视。

见捷明红着脸，激动得大眼睛光彩四射，连瘦瘦的身

我依在他身后的墙壁上，静静地依着。

子都在抖颤呢！他先看着我，然后转脸盯着妈妈的

钢琴在轰鸣，如浪花，如急流，如山顶飘浮的云

脸，一把抓住了妈妈悬在半空中的手……

朵，如深渊里疾驰的游鱼，叮叮咚咚，时而连成一

他忽然眼光一移，盯住钢琴身上“售价：200 元”

气，时而悠缓舒徐。就在这音乐的美的境界里，小提

那几个字。他什麽都明白了。他突然松开了妈妈的

琴那深厚、宽广而又柔美的琴声，和着钢琴的伴奏，

手，从小床底下拖出那只箱子，简直是抖颤着手才打

在小屋里撒开了歌唱……

开了它。

琴声时而滚滚地越过我的心头，时而又潺湲地流

我和妈妈都呆呆地望着他。

淌在我的心间。我看着妈妈优美的身姿，看着捷明颀

他转过身来了，两手捧着一大把各色各样的钞票

长 清 俊 的 背 影 ， 任 美 丽 的 乐 曲 把 我 领 向 沙 漠 与 草

和丁当作响的硬币。

原……我仿佛听到了驼铃与马蹄的声音，听到了吉卜

我 盯 着 他 ， 终 于 憋 不 住 地 说 ： “ 拉 板 车 拉 来

赛 人 的 车 轮 正 吱 吱 嘎 嘎 地 滚 动 在 他 们 流 浪 的 土 地

的？”

上……我仿佛听到了青春与爱情的歌唱，看到了一对

他浑身一颤，脸红了，低下了眼睛，钱还捧在手

对热情奔放的吉卜赛情侣，正在月光下徜徉……

中。

我瞪眼看着捷明的身影，舒丽的话竟在此刻钻进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溜溜的，眼睛也模糊了。

了我的心里：“你喜欢他吗？”

我一把抓过他那些钱，扔回了他的小箱子里，然后抓

我的心猛地一动。——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感情

住他的手，把他拖到妈妈跟前，指着他小臂上的那两

啊！

道红茧，叫妈看。

我爲自己羞红了脸。可琴声却依然在优美地盘旋

妈站起身来，握住了捷明的手，用手抚摸着那道

着。

红茧，心疼地看着他。妈的眼睛在闪烁着泪光。

他的眼睛里也象含着泪水。他看着妈妈，瞧他那

嘴型，他准是想大叫一声好妈妈呢！

# 7

妈妈突然松开了手，又一手一个地拉着我和捷明

说：“瞧你们，今天应该高兴才对呢！你们说，是先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吃饭，还是先演奏一支曲子？”妈妈依然含着眼泪的

我梦见捷明和妈妈在高高的白云缭绕的山顶上演

脸上显出一副无限幸福的模样。

奏。他们演奏的奇妙音乐，化成了一条条五彩的飘

带，托着我飞舞在明晃晃的蓝天下面，飞舞在云彩、

126

飞鸟与耀眼的星群中。我幸福地向上飞攀，又幸福地

不再是争吵的声音，而是捷明的嘶叫和什麽东西

俯视着正在云端下欣赏我舞姿的妈妈和捷明——多麽

被搅得乒乓乱响的声音。我的心一拎，忙掀开被子，

美呀！

跳下床，套上衣服，就奔了出去。妈妈不知发生了什

可是，就在我舞姿翩翩不能自禁的时候，忽然

麽 事 ， 跟 在 我 后 面 ， 惊 讶 地 问 道 ： “ 甜 甜 ， 怎 麽

间，那五彩的飘带断了，裂了，还噼噼啪啪地响了。

了？”

我一慌，便从云端里摔了下来——醒了。似梦非梦

等我和妈妈来到捷明的房间里时，小屋里只有捷

里，我感到灯光刺眼，人声嘈杂，屋里满是人，妈妈

明一人靠在小桌前面，额前流了血，谱架横躺在地

就坐在我的身边。

上，满地的五线谱纸，那架刚买的钢琴被砸坏了。他

我猛然睁大眼睛，从被褥里坐起身来，又立即用

脸色发白，直喘粗气，两只大眼睛死死地盯住钢琴，

被头捂住了我的前胸。因爲我看见一个人的眼睛正邪

腮上的肉在抽搐……

恶地盯住我，我的脸一阵发烫。

后来，我才知道，他因爲不让那些造反派抄检他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麽事，不明白这些人半夜三更

的乐谱，才使他和钢琴横遭此祸。

来做什麽。又是抄家吗？又不全象，那又是怎麽回事

妈妈走近捷明，用手绢擦去了他额上的血迹，用

呢？

手指在他额上的一小块破皮周围抚摸着，将一件上衣

我偎依在妈妈的身边，妈妈用手抚弄着散乱的鬓

披在捷明的身上，然后，她才转过身来，走到被砸坏

发，静静地瞧着这一切，既不激动，也不懊丧。妈妈

的钢琴前面，抚摸着它，就象刚才抚摸着捷明额前的

总是这样，用沈静来抵抗一切，从不在命运前面大喊

伤口一样，可我还是看见妈妈的身子好象颤抖了一

大叫，可又从不屈膝在命运的前面。我的聋子妈妈，

下。妈妈突然转过身来，对捷明做了一个拉琴的手

人人都说她有极高的修养，是世上难找的好心女人，

势。我明白，她是在问捷明的提琴在哪儿，她是怕它

还是一位外表温柔内里刚强的女性呢！

也惨遭横祸。

那些人，在屋子里翻翻检检，把书一本本地翻得

捷明的眼光投到了他凌乱的小床上。枕下露出了

哗哗直响。好象他们要在书刊里找出定时炸弹似的。

琴盒。妈妈的脸上立即浮现出了一种欣然的表情。

他们终于走了。直到最后一个走出房间时，我才看清

妈妈对我做了一个手势，便开始拾掇起满床满地

每一个人左臂上挂着的红袖标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全

的曲谱来，我没有动，简直想大哭一场。

省统一政治大清查。

谁想就在这时，哥哥竟出现在门口。他对我们和

大清查？谁知道呢？那些年月里，不总是有各种

那架被砸坏的钢琴看了一眼，脸上顿时露出一副幸灾

各样的清查吗？

乐祸的样儿。

我的梦消逝了，睡意已全无踪影。我紧紧地偎依

我看也不要看他，立刻偏过脸去。他见我们全不

着妈妈。妈妈忽然用手抚摸着我的面颊，将自己的脸

理他，这才悻悻地走了。

贴着我的，许久，才喃喃地说了一声：“一切总会好

妈妈理好了谱纸，将它们放好了，这才看看我和

的。”

捷明，说：“睡吧。能修好的，没伤着里面。”

是的，一切总会好的。我不能全部明白妈妈这句

说完又转脸对我说：“甜甜，快把红药水拿来，

话的意思，但是我相信，相信一切总会好起来，难道

给捷明涂上。”

能永远这样下去吗？

我转身跑回家，拿来了红药水。妈妈立即给捷明

我又躺了下来，可是无法合眼。忽然，一阵争吵

涂抹起来。可捷明直到此刻仍象个呆子似的，还在盯

的声音传了过来。是捷明的声音！他和谁吵？爲什

着钢琴发愣。

麽？我腾地坐起身子静听着。

127

妈妈拉我回去睡觉，我却扭了一下身子。她对我

可是，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松开了我的手，转过

看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只好说了声：“那我先睡

身去，连看也没有再看我一眼，就伏到了桌子上，也

去了，你一会儿就来。”

不坐下，抽出了一叠五线谱纸，拿起了笔。

妈妈走了，顺手掩上了门，小屋里就剩下了捷明

我看见他的手肘在激烈地颤动，他的全身都在抖

和我。

颤。

我和他就这样相对站着，谁也不说话。

我明白过来了：刚才的一切正是他写曲子的前

忽然，我看见他的大眼睛里，溢出了两大颗泪

奏，是创作激情迸发前的表现，是痛苦在煎迫着他。

珠，扑地滚到了他的面颊上。

他 完 全 沈 浸 在 另 一 种 内 心 生 活 之 中 ， 而 不 是 因 爲

我看着他，心里充满了可怜他的感情，充满了一

我……

种无法形容的辛酸。谁说我只是个辣滋滋的调皮丫

想到这里，我的全身不禁一阵寒颤。

头？有谁能看见一个十七岁少女那温柔的内心呢？

我不愿再看他用脊背对着我，转身拉开房门，他

我走到了他的跟前，伸出两手轻轻地爲他揩去了

竟全然不知。

那两颗泪珠。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自己竟是那样地高

我立在门边，侧着身子，本想默默地离去。可

尚，那样地坦荡，同情、不平与愤懑在我心中织就成

是，谁又能左右自己的心呢？我连自己也不明白这是

了一种极爲庄严的感情……

爲什麽，竟对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我走了。”

捷明呆滞的目光终于从钢琴身上移了开来，投到

他猛然回过脸来，愣愣地瞧着我，象不明白我说

了我的脸上；他的眼光是那样地真诚，象在诉说着什

的是什麽。

麽……

我的心忽然冷了下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真

他忽然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眼里滚出了一大串

地转身走了。

泪珠。

妈妈正坐在床沿上等着我，她一见我，就象刚从

我的手被紧紧地贴到了他的面颊上。

梦中惊醒过来一样。

我心中那种庄严的情感忽然微妙地变幻开了，变

我坐到了妈妈的身边，将脸埋到了妈妈的肩上，

成了害羞与胆怯。我想抽出手来，想离他远点儿，想

不知爲什麽，竟流出了眼泪。

逃开，但是我不能。

妈妈想托起我的脸，我不让。因爲我不能让妈妈

我甚至感到有些眩晕，有点不能自主……

看见我藏在眼泪里的秘密。

可是，忽然间，一个声音竟直从我的心底蹿了上

妈妈象是叹了一口气，直到我已经睡下时，她还

来，

怔怔地坐在床边。

“捷明是哥哥，你对他要稳重”——这是妈妈的

我偷偷地擦干泪水，看着妈妈。不知道妈妈爲什

声音。

麽要这样发怔。我忽然想起来了，在这风风雨雨的年

我挣扎起来，要抽出我的手，但是我的手被他握

头里，妈妈不常有这种发怔的时候吗？尤其是在她每

得太紧了；

遇到变端或每天放下报纸的那一瞬间——我早注意到

我妥协了，心里又冒出了一句话，“可我是妹

了。妈妈是个聋子，有幸地被这场风雨抛撇在一个被

妹，妹妹就不可以这样吗？正因爲我是妹妹，才应该

遗忘的角落里。可是，妈妈的心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

这样……”

这场恶风疾雨。虽然她不愿把自己心底的想法告诉我

我任随他抓着我，将手紧紧地贴在他湿漉漉的面

这个尚未懂世事的女儿，可是，我从她对那麽热衷于

颊上。

这场风雨的哥哥姐姐的冷淡上，还是看出了妈妈对这

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态度。就象哥哥和姐姐过于

热衷于这场“革命”更加增添了妈妈对他们的反感一

128

样。这场所谓革命对捷明父子的摧残，就更激起了妈

我的心越跳越乱，双腮也越来越烫。此刻，我顾

妈对捷明的深沈的爱怜。妈妈就象一棵老树，在用自

不得去揣测妈妈脸上的伤感神色，只将额头抵着她的

己将衰的枝叶，爲捷明遮挡着风雨，保护着他。她给

面颊，不回答了。我怎麽回答呀，说我喜欢他吗？谁

捷明的，绝不是一个普通母亲的同情与怜悯，不，绝

知道他呢？昨晚上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甚至

不，这里面该蕴蓄着怎样深沈的情感和对世态的抵抗

生起气来。

啊！今天，当捷明又一次遭到摧残的时候，她的心中

妈妈忽然轻轻地把我搂进怀里，象是十分艰难、

能不忿怒，不痛心吗？只是妈妈是一个深沈的人，她

却又是斩钉截铁地说：“你要永远把他当成哥哥，他

从不愿说出来……

不会爱你的，不会的。”

我听得出妈妈的声音在颤抖，我的心也象突然窒

息了一样，然后又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偎依着妈妈，

# 8

耳边又响起了妈妈的声音：“甜甜，别叫妈妈伤心，

你不能爱他，听妈妈的……”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醒了。

就在这时，房门响了，还夹着轻轻的唤声。我的

我懒懒地瞧着窗外的疏疏枝影，看着瓦灰色的天

心一拎――是他！

空上渗出来的朦胧天光，昨夜的一切宛如梦境，更如

我心里一慌，忙推推妈妈，用嘴型与手势告诉妈

梦魇一样压在我的胸上，我轻轻地推开了被子。

妈——这是他。

我转过脸来，眼睛睁大了。妈妈竟和我一样，也

妈妈凝视着我，好一刻，才突然明白过来，起床

在睁眼望着窗外。我不知妈妈是一夜未眠还是醒得过

了。

早。

我立刻躲进了被窝里。我不愿见他，不，是怕见

我一下搂住了妈妈的脖子，并做出嘴型叫了她一

他。“他不会爱你的。”妈妈的话又在我耳边响了起

声。

来。

“你睡不着？”妈妈问。

多麽奇怪呀，妈妈说的“他不会爱你”的话，却

我轻轻地点点头，将额头抵在妈妈的面颊上，妈

象一根小针尖戳在了我的心里。我的少女的自尊，我

和我偎得更紧了。

那连自己都觉得朦胧不清的爱，竟都被妈妈给挑开

我们母女俩就这样静静地躺着，许久，许久。

了，挑明了。一种我从未尝受过的痛楚忽然爬满了我

妈妈忽然推了我一下，轻声问我说：“甜甜，你

的心。

喜欢他麽？”

我听见了妈妈问捷明的话，似乎看见了站在门外

我直视着妈妈，心一阵乱跳，却对妈妈作了个娇

的捷明正激动地对着妈妈又打手势、又做口型的情

嗔责怪的脸色，可是我的脸腮烫得厉害。

形，一叠纸被翻得哗哗响的声音也传进了我的耳朵，

“你没有回答我。”妈妈又说，连声调也变了。

我忽然意识到那是他昨夜写的曲子。一定是的。他每

我突然搂紧了妈妈的脖子，把脸埋进了妈妈的怀

写完一首曲子，总要送给妈妈看，刻不容缓。那麽，

里，然后又突然擡起头来，抿着嘴巴，使劲地摇了摇

他一夜未睡？

头。

门口安静了下来，妈妈与他都离去了。

妈妈盯着我的眼睛，说：“他和舒丽真的不好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轻轻的钢

了？”

琴声，接着，低低的、却饱含着浓烈情绪的乐句一齐

我马上肯定地点点头。

向我心头袭来了。

“甜甜，你不能骗我。”妈妈看着我的眼睛，忽

音乐，多麽奇妙的音乐啊！它陶冶人的性灵，给

然伤心地说，“妈妈看出来了，你喜欢他。”

你美好的感情。可是有的时候你欢乐，它会增添你的

129

欢乐；你痛苦，它又会增添你的苦痛。它将你置身在

就在我心事缱绻、迷茫而又埋怨不已的时分，他

一种意境里，向你显示它的力量，挑动着你的感情，

看见了我。他一下拉开房门，充满喜悦地叫了一声：

你的心，宛如鲜血催动着你的血管、你的心一样……

“ 甜 甜 ！ ” 还 说 ， “ 琴 没 有 被 砸 坏 ， 你 听 妈 妈 弹

我起来了，因爲我忍受不了妈妈正在弹奏的曲子

的……”

对我的刺激。

我怔住了，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妈妈回过脸来看

我挽起头发，趿上鞋子，走到了捷明的小屋门

着我，眼光里象含着埋怨——埋怨我不该来。我躲开

前。门掩着，但可以看见里面。妈妈坐在被砸坏了身

妈妈的眼光，想转身跑掉，可是他热烈的目光却在牵

子的钢琴前面，两眼平视着乐谱——是的，那是捷明

拽着我，使我没有力量转过身去。

写的。她弹着，轻轻地试奏着，却很用感情……

少女的心是多麽古怪呀！妈妈越是制止我对他的

他站在妈妈的身后，脸色略显苍白，可是大眼睛

那种感情，越是说他不会爱我，就越加激起了我去探

却在晨光里闪烁，显出奕奕神采。我的心不觉一动，

求那颗心的愿望，我要探求他的秘密，他的爱……

赶快垂下了眼睑。

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走了进去，看也不看他一

我想离开，可心又被这首新的乐曲牵着；

眼，就站到了妈妈的身后。妈妈还在弹着。

我想进去，可今天早晨我不愿也害怕见到他；

我知道他在看着我，脸上肯定是一副又高兴又难

一颗少女的心，多麽坦白，多麽纯真，可有时，

堪的表情。可我的脸却是冷的。我在有意冷淡他，我

它不也是挺别扭挺苦恼的吗？

不想，也不能让他感觉到我这颗滚烫的心，不，他并

我又擡起眼睛，从门缝向里看去。我看着妈妈试

不爱我……

谱的身姿，看着妈妈柔软纤长的手指轻轻地又那麽有

妈妈弹的什麽，我压根儿就没有听见。

节奏地落在琴键上。忽然间，一个奇怪的想法掠过了

我的心头——妈妈爲什麽不许我和他好？还说他一定

不会爱我？从舒丽跟他吹掉的那天起，妈妈就告诫我

# 9

要把他当哥哥，对他要稳重？这是爲什麽？

妈妈，你待他比待自己的儿子更亲，更有感情，

我整整躲了他一个白天。当他偶尔出现在我的面

那不是连我也嫉妒过吗？你还说他一定会成爲一个天

前时，我便给他一副冷脸。他不爱我的，只不过把我

才的音乐家、演奏家，因而你绝不能眼看着他爲今天

当作妹妹，当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妈妈也一定是这

所埋葬，你的话不正是在我的心田里撒下了爱慕的种

样想的，我决定不爱他。

子吗？五年了，五年来，你爲他耗了多少心血？受了

可是，当傍晚降临，校园被笼罩在一片阴惨惨的

多少冷眼与讥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可是，你还是

昏暗中时，我对自己的抵抗就又消失殆尽了。这时，

执拗地爱着他。爲什麽你却不容许我爱他，还说他不

我又想起了他——这一天，我时时刻刻不都在想着他

会爱我？妈妈，你是怎麽了？难道，他不是你心中最

吗？

最合心的，合心的……

我避着妈妈，溜了出来，走到了他的小门后面。

我的脸顿时火烧火燎起来——我爲什麽会想到在

门掩着，我把眼睛贴到了门缝上。我的心就象突然被

我这个年龄还不应该想到的事？难道我真的已经爱上

什麽咬住了一样。我后退一步，转过身子，就要急急

他了吗？不，绝不，这都是妈妈把我逼出来的呀！妈

离去，可是又突然折回身来，并且，在这一瞬间，也

妈，今儿早晨，你要是不说那些话该多好！你把我罩

不知是什麽力量竟使我撕去了笼罩在我心头的羞怯，

着心灵上的那层朦胧的影子驱赶开了，把我还混沌不

推开了门。

明的心挑明了。妈妈，难道这能不怪你？——我懂得

捷明立即擡起脸来，他原来显得有些苍白的脸涨

什麽呀！

红了；舒丽忽然转过身子，她的脸上没有一丝慌乱的

130

神色。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她的惊讶。舒丽的冷淡很

心他！连舒丽都不愿睬他，你还要跟他好？你别跟妈

使我生气。她看着我，沈静地说：“甜甜，是你。”

妈学。妈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耳朵又聋了，外面的

我点了点头。

事她又听不见。你别听妈妈说什麽他有才华，如今越

捷明窘迫得不知所措，既躲着舒丽的眼光，又躲

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反动，越要倒霉！”

着我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的脸却已经给他气白了。我

舒丽又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到了，立即勇敢地与

突口说道：“不要你管，不许你说妈妈的坏话！”

她对看了一眼。她好象笑了一下，可是，却显出了一

他 愣 住 了 ， 怔 怔 地 看 着 我 ， 忽 然 大 声 说 道 ：

种悲哀的神色。

“ 好 ， 我 和 你 说 不 通 ， 等 惠 惠 回 来 ， 就 有 人 管 你

“我走了。”她说，象是对我，又象是对捷明。

了！”

说完，她真转身走了，屋里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我

我一愣：姐姐要回来？姐姐回来我也不怕！哥哥

看着茫然若失的捷明，心里真地生起气来了。

在背后竟这样说妈妈，我很生气。可是，这份气我还

“干嘛我来了，你们就不说了？”我突然问他。

没有生多久，“连舒丽都不愿睬他，你还要跟他好”

他愣愣地对我看着，灼亮的眼光突然晦暗下去，

这句话竟象一根针，一下子刺进了我的心里，刚才舒

可又对我说：“她找我借钱。”

丽来找他借钱的情形，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心里更

“借钱？借钱做什麽？”我问。

加怏怏不快起来。——她真的是借钱吗？

他摇了摇头。

我盲目地走出昏暗的过道，忽然想起了舒丽，想

“你骗我！”我说。

起她来找捷明的原因。也不知爲什麽，一种要探个究

他猛地直视着我，那眼光象在说： “我爲什麽要

竟的念头，逼着我向舒丽的家走去。

骗你呢？”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刚刚出现在舒丽的

“那你借给她了吗？”我突然温和地问，连我自

面前时，舒丽的第一句话，竟使我愣住了。“我知道

己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麽心情。

你要来的。”她说，脸上冷冷的，眼睛更显得忧郁。

他点了点头。

我窘得说不出话来，我忘了来找她的目的。

这麽说，他还在爱舒丽吗？要不她都不睬他了，

舒丽看着我，低下脸去，说：“甜甜，我知道你

他还愿意借钱给她。我忽然又想到了妈妈的那句话﹕

喜 欢 他 ， 爱 他 。 你 放 心 ， 我 不 会 阻 拦 ， 也 没 有 权

他不会爱我。这是因爲﹕他还爱着舒丽。

利……”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忽然在我的身上扩张开来，

是我的耳朵听错了，还是我的心发生了错觉？反

说不出是什麽滋味，既酸又苦，还夹着恨，对他，也

正，她的话说得软绵绵的，象浸透了泪水的海绵。

对舒丽。这是一种什麽样的感情啊，我爲什麽还从未

我红泼了脸，心里怦怦地跳个不住，她说的，正

体验过呢？

是我想知道的。可是，一旦她真的说了出来，我又是

正在我被一种莫明其妙的感情煎熬着的时候，忽

多麽地难堪，多麽地对不起她啊！好象真是我从她的

然听到一声“甜甜”——是哥哥！

身边夺走了他来似的。

我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捷明的房间。

我抓住了舒丽的胳膊，小声地说：“丽姐，你爲

“叫我干嘛？”我没好气地冲着哥哥说。

什麽不和他好？爲什麽呀？”我说得很激动，象是爲

“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他神气十足，而又

了报答她。

显得异常诡秘。他把我领进他的房间，一本正经地对

我感觉到舒丽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低下脸

我说， “甜甜，我是你哥哥，有权告诫你。你以后少

去了，许久，许久，直到我偎依在她的身边，把脸贴

跟他来往。他妈妈在外国，爸爸是死叛徒，走资派，

到了她的肩胛上时，她才突然转过脸来，推开我又拉

还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自己也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小

住我说：“我是，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131

她说这话时，眼睛里显出一种伤心而又绝望的神

情。她稍顿了一下，目光呆滞地抓住我说﹕“甜甜，

# 10

你应该对他好，照顾他，爱他，他值得的……”她的

眼睛里突然冒出两汪眼泪，可是她拚命忍着，没有让

我回到家里，心神不定，既难受，又有点儿高

它们流下来。

兴。我爲舒丽难受，又爲自己暗暗庆幸——他已经没

我一下扑到舒丽的身上，两手抓住了她的肩膀，

有不爱我的理由了。

将脸贴到了她的颈脖子上。也就在这一刻，我突然看

有人说，少女最容易忘记的是别人的痛苦；最记

见丽姐床头的小提琴琴身上有一包拆开来的香烟——

得住的是自己的幸福。难道这话不对吗？不知什麽时

我诧异得擡起脸来。

候开始，我的心情竟完全好了起来，好得连我自己也

我一下扳过舒丽的身子，急切地说：“你抽烟

不知道爲什麽竟充满了幸福的感觉。人们常说，少女

了？”

的心，秋天的云，莫不真地如此吗？

她看看我，没有回答。

一声轻轻的乐句从门外飘了进来。这轻柔的琴声

“ 你 干 嘛 要 抽 烟 ？ 我 不 要 你 这 样 ， 不 要 你 这

象一条美丽的小溪流盘绕在我的心头，时而淙淙地，

样！”——这是我的心在喊呀！

时而又潺谖地流淌着，在我的心里织缀着美丽的幻

丽姐轻轻地却是坚决地推开了我，还说：“你，

影……

以后，不要再来了……”

他拉得多美，他那颀长瘦弱的身子里，蕴藏着怎

我没有立即转身走出这小小的破房子。我看着

样的激情啊！家破父亡没有摧垮他，炎凉世态更没有

她，在心里追问着她：爲什麽要这样？爲什麽？

冷却他那颗年轻的心；他不因孤苦伶仃而放任年华兀

可是，她苍白的脸没有回答我；她冷冷的眼睛也

自沈沦，却因饱受凄凉冷落而更加奋发向上；他用琴

没有回答我，没有……。

声 追 索 人 生 的 真 谛 ， 又 在 琴 声 里 追 求 着 未 来 的 光

我走了，心里赶不掉舒丽的影子。我开始责问自

明……

己，是我才使她这样痛苦吗？不，不是。那麽，又是

琴声催动了我的心，琴声催动我向他的小屋走

什麽呢？

去。我推开了他的门。他正侧身对着我，拉着琴，微

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不起妈妈，因爲妈妈是不许我

合著眼睛。我忽然感觉到琴声里含着忧伤的韵味，爲

爱他的。然而，妈妈不许我爱他，那是因爲她认爲捷

什麽我刚才没有感觉到？

明是不会爱我的呀！舒丽不是说她与捷明已经是绝不

这种感觉，立即牵动了我心中的另一个人——舒

可能的了吗？既然她与他已绝不可能，那我爲什麽不

丽。不，我咬了一下嘴唇，把她在心里藏了起来。此

可以爱他呢？何况妈妈自己又是那样地爱怜他——她

刻，我不愿意想到她。

难道真地会反对我爱他吗？不，不会，绝不会的！而

琴声突然止住了，他发现了我。

且，我那朦胧的爱情，要不是妈妈给挑明了，舒丽又

“甜甜。”他叫我，声音有点象远方传来的回

在突然间引动了我那种难以言述的感情，我会这麽急

声，又象近在耳底的絮语。

切，这麽当真地爱起他来吗？世上的事有许多不都是

我心里突然有点慌，慌得我虽在笔直地看着他，

相反相成的吗？

心却在躲避着他的眼光。

也许，十七年的光阴，还不足以使我真正地了解

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问他爱不爱我？

人生吧。我只知道人间有爱也有恨，有幸福也有磨

爲什麽我就不能问他？要是他说不爱我，那我就一定

难。可是，我更需要爱，也更愿意追求幸福，而不知

听妈妈的话，也不爱他，一定！

不幸与磨难正在前面等着我。

可是，我不可以先说我爱他吗？我就说，看他可

还能装糊涂？

132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我的心就是这样地打着仗，一时还莫衷一是。

妈妈进来了，我们象触电一样，立即分开了。要

正在我心思恍惚时，他却忽然对我说：“甜甜，

不是妈妈来了，我真会做出傻事来。

我拉意大利小夜曲，你用钢琴伴奏好吗？”

我伏到了妈妈的背上，不敢看她的脸。

我柔顺地坐到钢琴前面弹了起来，轻轻地欢快地

捷明呢？他更是满脸通红地看着妈妈，又窘迫，

弹着。小提琴优美的琴声缭绕在我的身上和心上。义

又羞惭……

大利小夜曲美丽的旋律把我的感情带进了明月流水之

妈妈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里象含着埋怨，不

间，我的心仿佛涨满了令人沈醉的春风……

满，还有，还有那叫我说不出的伤心。我躲着妈妈的

小夜曲婉婉地消逝了。我愣在钢琴前面，他将手

眼光，心怦怦地跳，脸上火烧火燎，象个犯了大错的

指有节奏地按着琴弦练手指的弹力，练揉弦。我突然

孩子，浑身不安，只管用手捏着自己的衣角……

站起身来，轻身靠在门上看着他。不知爲什麽，我竟

妈妈什麽话也没有说，只对钢琴瞥了一眼，就转

从来没有觉得他象今天这样帅：那拂在额前的软发，

身走了。

不浓不淡的眉毛，轮廓清晰的脸庞，鼻子又高又直尖

可是，捷明还是显得那样慌张，神不守舍。好一

尖地向上翘着，嘴唇是那麽薄，虽然身子单薄了些。

会儿，他才轻轻地举起琴来，拉起了“莫札特”。琴

我想象中的提琴演奏家，就正是他这个样子。

声有些急促，而且音不准——我听出来了。

这时，他还在琴弦上练着他手指的弹力，象全然

我坐在他的小床边上，看着他，以爲他这是因爲

没有注意到我。

幸福，因爲我的爱情，还因爲被妈妈看见了我们……

我忽然有些生气。谁想这一气竟使我说出了蠢

琴声慢慢地不再急促了，变得很美，很轻柔，仿

话，爲这句话我曾怎样地懊悔过啊！

佛飘绕在我的心头，把我带进了一片软绵绵的云天

“你喜欢我吗？”我突然辣滋滋地问。

里。我象一个刚刚获得了胜利的战士那样，既幸福，

他拿下了琴，一手握弓，一手握琴，愣愣地看着

又 惬 意 ， 还 有 些 疲 倦 。 我 合 上 了 眼 睛 ， 听 着 ， 听

我，好一会儿，才象忽然醒悟过来似地局促地点了点

着……

头，脸也有点红。

琴声缭绕在我的身边，缭绕在我的心上，缭绕在

我并不满足，就又逼问了一句：“爱我吗？”

我的梦境里……

他虽然又点了点头，可是泛红的脸上显出了迷惑

当我突然被一阵响声惊醒时，惊讶地看见捷明蜷

的表情。

曲在小床的另一头睡着了，怀中还抱着他的琴。

我忽然想到了舒丽，便立即问道：“不爱舒丽

妈妈和哥哥正站在明亮的灯光下。

了？”

我一下坐起身子，妈妈走过来拉住了我。我看见

他的眼睛一亮，可很快又黯淡了下去，我看出了

了妈妈深深责怪的眼神，看见了哥哥气嘘嘘的脸。我

那里面的忧伤。他垂下眼皮，好一会儿，才擡起眼睛

白了他一眼，心里却什麽都明白了。

说：“甜甜，别再提她了。”

妈妈给捷明盖上了被子，把他伸在外面的腿放到

我真是个蠢极了的姑娘，居然又问了一句：“你

了床上。

还把我当妹妹？”

我挨着妈妈，走到门口。哥哥早走了。

我看见他的眼睛亮起来了，脸又红了，琴也在他

我和妈妈都回头看了一眼捷明，我突然发现捷明

的手里不安地挪来挪去。他好象已明白了我这一连串

的眼毛在颤动……

问话的真谛。他傻傻地看着我，象不认识我一样。

如果我和他就这样各自一边地睡到天明，那又有

我忽然觉得一阵心慌，竟情不自禁地扑到了他的

什麽？我的心在倔强地爲自己辩护着。

胸前，抓住了他胸前的衬衣，紧紧地痉挛般地抓着，

这个夜晚妈妈连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当我因心

却没有发现他竟是那样的被动……

事浮沈而假寐在妈妈的身边时，妈妈竟然悄悄地起身

133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走到了窗前。流进来的月光象给她披上了一件银白色

织在革命的烈火中考验她，结果真从“黑七类”变成

的绢衣。她象怕冷那样裹着它，凝视着窗外，凝视着

了“红外围”，游行时，走在红卫兵们的旁边或后

天空的那轮苍白的圆月……

面，不戴臂章脸上也觉光彩，用她的话说，总和“狗

妈妈是爲的我吗？

崽子”们不一样……

惠姐就是这麽个姑娘，只知道跟着别人转，却很

少动脑筋思考问题。她既易满足，又蠢劲十足，是个

# 11

典型的没有思想的姑娘。在恋爱上也是如此。那个大

学生只到她那儿当了半个月的“贫宣队长”，她就和

第二天，惠惠回来了。

他恋上了，而且立刻难舍难分。一说起他来，脸上就

姐姐比我大六岁，比哥哥大一岁。我高小毕业

透出骄傲与神往的味儿。她崇拜他，就象当年羡慕人

时，她恰好师范毕业。在那狂热的年代，革了几年

家臂上的红卫兵袖章一样，虔诚得很呢！

命，就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去了。最近，听妈妈

可是，这个在我心目中既无威信，我又不愿依恋

说，由于偶然的相遇，再加上“志同道合”，她与一

的姐姐，居然一回家就认真地管起我来了。当然是哥

位造反的大学生恋爱了。这位大学生如今正是我们这

哥挑的！

里的一个新上任的领导。哥哥说，惠姐这次回来就是

那天傍晚，她回了家，兴高采烈，脸庞儿红喷喷

要把他领到我们家“亮相”的。

的，跟妈亲热了一下，又和哥哥谈笑了一阵，却对我

人家都说，论美，我不如惠姐，论聪明，惠姐不

摆出了一副长姐的样儿，连脸上的笑容也没了，闪闪

如我。说真的，我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呢。有时照镜

发光的大眼也严肃起来，神气十足地对我说：“我要

子，我还真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夸上一句：“甜甜，

找你谈谈！”

你真美！”可是，惠姐确实漂亮，两条不长不短不粗

我一听就生了气。要不是她刚到家，我准会把她

不细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几绺看不出丝毫修饰痕迹的

顶回去。五年前，在她的眼里我就是一个跟妈妈的资

刘海；细长的眉毛：水灵灵的大眼睛，小巧端庄的鼻

产阶级思想划不清界限的小姑娘，如今我反正是更划

子，红润润的嘴唇；脸象半透明的玉石一般，双颊透

不清了，还有啥可谈的！而且你划得清，干嘛又要回

着十分好看的红润。虽说胖了点儿，可在她来说，也

家，还跟妈亲热呢？

只能叫做丰满和圆润。

正当惠姐要谈未谈的当儿，捷明回来了，和我们

可是，这麽美的姐姐，人家爲什麽总说她没有我

一起吃晚饭。平时，只要他回来早，妈妈总让他和我

聪明呢？

们一起吃的。今天，当大伙儿坐到饭桌前，我有意要

她是比我笨。几年前我就觉得她又笨又蠢！

坐到捷明身边时，惠姐居然拉开我，硬坐到了我们中

她虽然功课平平，可是革起命来却虔诚得很。运

间。瞧她那副脸色，真是要多庄重，就有多庄重。

动开始的那年，她也不知受谁的撺掇，竟然回家给妈

捷明有些窘，脸也有些红，尤其是当惠姐用一种

妈贴了一张大字报。幸亏妈妈早就退职，大字报又贴

检查官似的眼光审视他时，他连饭也吃得不自在起来

在家里，要不它所带来的灾祸还能提吗？那以后，她

了。要不是妈妈给他夹菜，他准会吃白饭。

非草绿色的军装不穿，袖子不卷到胳膊上不算气派，

我心里好不舒服，可是我又能说什麽？我摊上了

抄别人的家她带劲，抄自己的家她更是走在前面引

那麽个势利的哥哥，如今又回来了这麽一个“二百

路。因爲哥哥当了二年工人，她凡事就听哥哥的，说

五”的姐姐，要不是有个可亲可爱的妈妈，这个家对

是要跟“领导阶级”站在一边，直到人家不把她算成

我还有什麽意思？

“红五类”时，她才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临了还写了

一份要求参加“红外围”的申请，请革命的红卫兵组

134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我从惠姐打量捷明的眼光里，明白了她要找我谈

己吗？你不知道他多肯上进！还有，他对爱情也十分

什麽。其实，我心里早明白了。随她便吧，反正她也

忠诚。我在乡下，他不但不嫌弃我，还说更加爱我。

管不了我！

甜甜，从他对我的爱里，我才真正明白了爱情的崇

饭后，照例我要和捷明、妈妈一道去散步，可是

高、纯洁、伟大，小说里写的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

惠姐留下了我。妈妈见了没吱声，拉着捷明到那间小

阶级的爱情，怎麽能与这样的爱情相比呢？”

屋去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了琴声，妈妈又在帮捷

捷明与妈妈合奏的小提琴教程练习曲，此刻真像

明练琴了——他们爲什麽不去散步呢？

是在给惠姐的话伴奏一样，既枯燥，又乏味，甚至使

我们姐妹俩虽是别后初见，并没有任何亲昵的表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讨厌。我心里憋得难受，不觉擡起

示。惠姐没回来时，哥哥威胁我的话，已叫我不快；

眼来看惠姐。瞧她脸上的那副幸福表情吧，就象小人

她一回来又摆出一副管教我的姿态，就更令我反感。

书里画的正在给上帝作祷告的信女一样虔诚，只不过

所以，当我并肩和她坐在妈妈的床沿上时，我只用两

更甜美。

手撑着床沿，眼睛看着地板，耳朵听着琴声，冷冷地

惠姐正沈浸在幸福的憧憬中，忽然间，她竟象变

一言不发。瞧她对我怎麽着吧，我二十四个不开口，

魔术似地收敛起崇敬的表情，垂下眼睑看着我说：

你总没门吧？要是她说的难听，我就干脆耍开脾气。

“甜甜，瞧，姐姐对你一点也不保密，什麽都跟你说

反正在她眼里，我是被妈妈娇惯坏了的，还与资产阶

了。你呢？也给我说说好吗？”

级思想划不清界限！

我心里一颤，原来，她刚才说的那些只是她的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惠姐却亲热地将手搭在我

“讲用”，是在对我进行“啓发式”教育。

的 肩 膀 上 跟 我 说 ： “ 甜 甜 ， 你 见 过 你 未 来 的 姐 夫

我的脸红了，心也略略跳得厉害了点儿。我咬住

吗？”问话里好一副幸福、骄傲与憧憬的味儿。

了嘴唇，下定决心，一声不吭！我不说，你总不能掰

原来，她是这样开的头！我的心稍稍软和了点

开我的嘴！

儿，不过，我不吱声。

惠姐拖长声音“嗯”了一声，见我不吭声，便又

“他知道你，还说将来肯定会喜欢你。”她又

严肃地对我说：“你的事，伟伟写信全告诉我了。一

说。

回来我就问了妈妈。甜甜，我真爲你担心。”

我看着自己的脚尖，心想，我才不要他喜欢呢！

谁要你担心，自找的！我心里没好气地反驳了一

可我没有说出口。

句。

“你知道他现在做什麽工作吗？又调了。”惠姐

“爲什麽不说话，是害羞吗？本来在你这种年龄

不无得意地说。

谈这种事就不合适。”惠姐庄重地说。

我对她看了一眼，算是回答。

“甜甜，我们家爸爸虽然出身资产阶级，运动初

她轻轻地搂了我一下，说：“他现在是市文化局

期受过审查批判，可他还算是清白的，在运动中表现

革委会主任了，今年才二十八岁呢！”

还是好的。爸爸来信说，他们那儿的大批判就是他搞

惠姐的声音里象浸透了糖水似的，甜甜地说了下

的。妈妈虽说有资产阶级情调，可也并没有什麽大问

去：“他个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很帅，还戴

题。你爲什麽偏偏要与捷明做朋友呢？一个叛徒的儿

副眼镜，很有风度，你见了他一定会喜欢的。而且，

子，连舒丽都不要的人！”

他还是工人出身，是大学里造反派的头头，最近又

我的心忽地被她的最后一句话刺疼了。我不觉擡

‘ 纳 了 新 ’ （ 今 注 ﹕ 文 革 时 加 入 共 产 党 的 一 种 时 髦 说

起脸来怔怔地看着她。我看着姐姐，想到了爸爸，又

法）。真的，有时连我也嫉妒他，爲什麽好运气全叫

忽然想起妈妈说过的一句话：“要是你没有这样的爸

他给遇上了？可是，我心里明白，这正是他出身与咱

爸，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哥哥姐姐了，他们象他，不

们不同， 自己又肯进步的结果。一个人不是关键在自

象我。”

135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惠姐大约发现我生气了，口气又缓和了些，装作

开玩笑似地说：“甜甜，别和他谈了，好吗？将来，

12

我一定会给你挑一个好的，你说呢？”

惠姐的两只手攀上了我的肩头。

轻轻的、轻轻的琴声，以它不变的节奏，重复地

我扭了一下身子挣脱了，这是我的抗议。她却更

响着，幽幽地回旋在我的梦幻里。

亲热地搂了我一下，说；“甜甜，伟伟和我反对你跟

天是蓝的，琴是蓝的，就连弓毛也是蓝的，一切

他好，是爲了你。我们就你这麽一个妹妹，能不爲你

都蓝得那麽纯净、那麽美丽。而那简单却柔和的旋

着想吗？将来我们一定给你挑一个出身好、思想好、

律，也好似变成了丝丝蓝色的云影，飘蒙着，遮裹在

又聪明又能干的人。伟伟说他有点资产阶级的所谓才

我的眼前。

华。要知道，这种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吃香的！

琴声好似越来越响，旋律也越来越粗犷，而那蓝

妈妈虽然喜欢他，可是，也不同意你和他好，还叫我

色的一切，却在渐渐地变成淡紫，透出了淡淡的红

劝劝你！你不是最爱妈妈，最听妈妈的话吗？”

晕，这红晕在扩大，在弥散，在加深，终于变成一团

此刻，我讨厌身边的姐姐，心里埋怨着妈妈，干

耀眼的红光，它刺疼了我的眼睛。

脆耍开了脾气，一下子站起身来说：“我的事我自己

我猛地睁开两眼，妈妈不在。早晨的阳光红润润

管！我才不要那种只会造反的革命家呢！谁爱谁要，

的，正透过窗玻璃照拂着我。我的脸浸在阳光里，感

反正我不要！”

受着温暖与热力。

惠姐的脸红了，眼睛瞪着我，象不认识我似的。

不知爲什麽，我今天一醒来就渴望着见到他。难

“甜甜，你怎麽——”她站了起来，可是话音却

道我有什麽必须告诉他吗？没有。可是，我要立刻见

软下来了。

到他。是姐姐和哥哥把我推进热恋的漩涡中去了。我

我知道她要说：“你怎麽这个样子？”可我就是

轻轻地拢了拢蓬松的头发，将两根辫子握在胸前走出

这个样子，妈妈宠的，你们管不着！

过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空气里宛如透出

我真地不理她了，转身走了出去。我听见了惠姐

淡淡的薄荷的清香，直钻进我的心腑，给我的全身增

叫我的声音。

添了新鲜的活力。我贪婪地吸着，吸着，直到我的全

我走出房间，经过捷明的小门时，愣了一下，可

身涨得满满的。我跑下台阶，踏着零乱的碎石小路，

我没有进去。妈妈正在和捷明合奏，我压根儿就听不

向着远处的一片绿茵淡淡的小树林，向着琴声飘起的

出他们演奏的是什麽。——妈妈，你这是怎麽了？难

地方走去。

道你要和他们站到一边？难道你对我和捷明的爱都是

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修长的身影，拉起练习曲时微

假的？难道你——一汪委屈的泪水突然酸溜溜地涌出

微颤动着的头颅，还有，那不断变换着姿势的右臂。

了我的眼眶。我走出过道，天已经很晚了。蓝幽幽的

他的身子浸在斑剥的阳光里，树叶的影子抖动在他的

天幕上，几颗小星星正冲着我直眨眼睛。我信步来到

衬衣上，好看地摇曳着，象孩子们在舞蹈一样。

原先的桃树林里，走在一片野草丛中，信手折下一两

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身后，然后又轻轻地靠在一棵

根桃树枝，生气地没有目的地走着。若明若暗的夜光

被露水浸湿的小树上。这时我才发现地上一株株野草

笼罩着我。此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好象长高了长大

好象在睁着晶莹烁亮的小眼睛看着我，那眼神好似在

了。正在胸腔里跳动着的那颗少女的心，也跳得坚强

调皮地说：“我们知道你会来……”——多麽可爱的

起来了。是的，我的事我自己管，用不着别人来教训

小露珠儿，它们凝聚了一夜，才变得这样晶莹闪烁，

我，连妈妈也在内，我负气地想。

可又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泽献给大地、空间、小树

这天晚上，我对妈妈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林和我，直到太阳又把它们变成捉摸不着的空气。

136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捷明练琴的身姿真美。我看着他的背影，他的动

回到白天也总是暗幽幽的过道里，我丢开惠姐，

作，他压在琴上微微偏着的脑袋，和我能看得见的那

和捷明一起进了他的小屋。等他放好了琴，才一起走

一部分面颊，心又开始象被什麽涨满着。这种涨满的

了出来。当我们就要跨进我的家门时，我发现捷明的

感觉渐渐扩张到了我的全身，我的每一根血管，我多

脸上突然闪过一丝不安的神色。我不觉轻轻地拉了他

麽想……

一下。我明白他的心思，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对他冷淡

我甚至有些嫉妒起他的琴来，嫉妒从他的手里发

的人，而且是女的，因爲往往女人的冷淡比男人的更

出来的如此悠扬的声音，因爲此刻是它们在占据着他

可怕。我虽刚满十七岁，可是我明白。

和他的心。

妈妈端来了早饭，其实也就是汤饭和咸菜，还有

可是，也许正是因爲如此，在深深的不能满足的

点儿难得吃上的榨莱。

感情的另一面，我又有着另一种奇特的幸福感。因

惠姐又坐到了我和他中间——天下就有这样的姐

爲，他正如妈妈说的，这样富有天才，又这样勤勉不

姐！

辍。妈妈在用心血浇灌着他，我呢，难道我的爱情对

大家闷头吃饭，都不吱声。捷明吃得很局促，妈

他不正是另一种深深的慰藉与有力的鞭策吗？可是，

妈的脸上仿佛罩着一层黯淡的影子。惠姐的脸板着，

妈妈爲什麽偏不同意我和他好啊？我的眼睛突然有些

好象她一回家，家里就叫她事事不如意似的，跟昨天

湿润了。一种象是真正成熟了的感情，夹着心酸，涌

对我夸她的如意郎君时，判若两人。哥哥呢，我连看

遍了我的全身……

也不要看他。他一个劲地吃着，故意嚼得巴拉巴拉

是什麽在践踏着地上的小草，发出了喳啦喳啦的

响，连吃饭也那麽颠！圆乎乎的脸上一对小眼睛不时

响声，宛如露珠儿也在呻吟？我本能地回过头来——

地溜惠姐一眼，我知道他是在用眼睛跟惠姐说话——

是惠姐！

我偏不理睬他！

惠姐美丽的脸也浸在早晨温煦的阳光里，可是她

我注意到捷明在吃白饭。我想给他夹菜，可是又

的脸却象丝毫也吸不进热力一样，那麽冷，冷得我心

有点犹豫。要是我不和他好，那我就会毫无顾忌地爲

里都愣怔了一下。可是，我很快就掣住了我的不安，

他夹菜，可是，现在呢？我不能，得避讳点儿。我将

用同样冷冷的眼光看着她，直到她将眼光移到前面的

求援的眼光投向妈妈，妈妈正将拌了麻油的榨菜往捷

那个人身上。我得意而又轻蔑地看了她一眼。

明碗里夹，我心里一阵舒松。

她回过眼神来了，冷冷地说：“妈叫你，吃早饭

“不，够了，我够了……”捷明在推拒着。

了！”

姐姐的脸冷若冰霜。突然，我听见筷子被重重地

我看她一副大姐姐的派头，不觉皱了一下眉头，

拍在饭桌上，还有碗掼在桌上的沈重声音。我猛一偏

然后回脸大声说：“捷明，吃早饭了！”

脸，是哥哥！是他掼下筷子，将还有小半碗汤饭的碗

这个琴痴子，直到这时才发现了我。因突然受惊

掼在桌子上，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站起身来，使劲把

扰，他的大眼睛闪着迷惘的亮光。可是，迷惘很快就

自己坐的凳子一踢，转身就走。

变成了不安，因爲他看见了惠姐。他的略显苍白的

这全发生在妈妈给捷明夹菜的时候！

脸，突然红了，嘴巴窝了一下，却没有发出任何声

我的脸一阵烫，心猛地一颤。我看见妈妈悬在半

音。

空的筷子哆嗦了一下，榨菜落到了桌上。

我和捷明并排走在惠姐的后面，小心地让开草尖

姐姐的脸色更难看了。她居然也扔掉碗筷站起身

上的露水珠儿。我不愿意碰落它们。我想哼一支歌，

来，不言不语地走了。

故意哼给惠姐听，让她也尝尝我的幸福的滋味。可我

此刻，我不敢看捷明，他那不能忍受侮辱却又总

这种得意而又有些恶作剧的心理，还是叫我自己给压

是在忍受侮辱的心灵，这会儿该会怎样地难堪与愤懑

住了。

啊！我不敢看他，因爲屈辱的泪水一霎间已溢满了我

137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的眼眶。我拚命忍着，透过泪水看了妈妈一眼，妈妈

竟象个木雕弯曲着脊背站在桌边，眼睛只盯着桌面，

我就那样紧紧地拥抱着他。许久，许久，我才突

不看我，也不看捷明。但是，我还是透过泪水，看见

然想起，他应该上班去。妈妈托她的学生好不容易才

妈妈的手在哆嗦……

给他找到的这份临时工，他绝不能丢掉。当我刚放开

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偏过脸来看着捷明。我看

捷明转过身子，却一眼瞥见妈妈正远远地站在小树林

见他正手握筷子和碗，愣愣地盯着桌面，脸一道红，

外边的碎石路上。她孤零零地站在那儿，风吹起了她

又一道白，眼睛却特别亮……

的头发，疏疏地遮着她的脸。她显得那麽单薄，那麽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冷落、被僵持在饭桌前，直

瘦弱，又那麽苍老……

到我听到一阵桌腿猛地摩擦地面的声响，才知道捷明

我向另一条小路上跑去，离妈妈远远的，并且不

已经转身跑出去了。他的碗里还剩着小半碗汤饭和几

看她。可是，我还是瞥见她转身走了。背影竟显得那

根油汪汪的榨菜……

样地弯曲，象一棵枯朽的老树。我的心不觉抖颤了。

妈妈没有看他，却无力地坐了下去，用手撑住了

我跑回去帮捷明拿来了小提琴，然后一直把他送

头。我看了妈妈一眼，然后死命地咬住嘴唇，不顾一

到学院的大门口。

切地追了出去。我跑进小屋，捷明不在，可是琴却静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知道他的自尊

静地躺在桌上。

心被痛苦地损伤了。他有一颗敏感但又脆弱的心，他

我返身跑出小屋，冲出过道。我看见他疯狂地奔

受不了这侮辱。

在野草杂石的小路上，修长的身影尾随着他。

我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直到简易运货车从屁

我一直追到小树林里，直到他扑在一棵小树上。

股后面冒出的浓烟遮住了他，我才失神地转过身来。

我突然停在他的身后，心乱跳着，喘息着。

人人都说青春这块纯净的翠玉，只要一旦镶上了

阳光在抚摸着他瘦瘦的肩胛。

爱情的金边，就会变得更加美丽和珍贵。可是，爲什

我走近前去，抓住了他的衬衣，把他扳了过来。

麽我刚刚端起爱情的美酒，就先尝受了它的苦味？爱

他看着我，脸色苍白，泪水正在眼里晃动。我的心一

情啊，你到底是什麽？我心里乱糟糟的。

酸，一下子扑到他身上，第一次将脸伏在他的肩上，

我刚转过小树林，就发现惠姐站在台阶上，脸上

眼泪湿润了他的脖子。

冷冰冰的，看样子象是在等我。

“都怪我。”我说。

一看见她，我心中原有的缠绵情感就消逝了，那

他轻轻地推开了我，脸上好象平静了些，却显出

种少女的骄傲与任性，突然又回到了我的心中。我昂

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漠神情。

起头，向她走过去，摆出了一副不屑与言的样儿。

我看着他，慢慢地用手捧住他的脸，几乎是哀求

谁想，她的冷脸上，忽然浮上了眯眯的笑容，还

地说：“看在我和妈妈的份上……”

夹杂着难堪的神色——我可不管她！

我一时冲动，竟将脸贴到了他的脸颊上，贴着，

可是，她拉住了我，说：“甜甜，生哥哥气吗？

紧紧地贴着。一股湿粘粘的东西浸在我和他的脸颊中

我们还不都是爲了你？”她说得很甜。

间，我知道，这不单单是我的眼泪，还有他的。我听

我可不领他们的情！他们没有权利来干涉我的幸

到了自己、也听到了他的心跳。

福！我不理睬她，只是一个劲地朝里走。

“我爱你。”我哭泣着说，更加紧紧地抱住了

惠姐尾随着我，还想说什麽，好象又忍住了，只

他。

搭讪地说：“你这个丫头，都是妈妈把你宠坏了！”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钢琴忽然象泉水叮咚在幽深

的山谷里那样，在过道里响起来了，显得那麽幽远，

# 13

却那麽清新，我和惠姐都愣了一下。

138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琴声，没有间断。开始它还象是流水，后来，它

琴声婉转下来了，宛如转成了芳草与溪流，慢慢

又变成了波涛，我仿佛听见了风声与涛声。这是妈妈

地消隐在天边。天边，暮烟四起，渐渐地笼盖了一

在弹奏。

切，也笼盖了妈妈的脸，只有泪水，依然在妈妈的眼

我们兄妹三人，用妈妈的话来说，只有我才秉承

睛里晃动。

了妈妈的音乐天才，从小就爱音乐，从小就能从妈妈

妈妈的两只手突然离开了琴键，捂住了脸。

弹出的琴声里体验出妈妈的情感。妈妈生气时，琴声

我心里一慌，不自觉地向前一倾身子，手触到了

也不狂暴，而总是象呜咽的流水，象微疾的秋风，有

妈妈的肩膀。

时甚至格外地悠缓，这只有我才听得出。

妈妈的手突然松开了，擡起脸来看着我，慢慢地

这一刻，我象忘记了一切，挣脱了惠姐，跑进过

站起身来。我偎依在妈妈的胸前，双手搂住了妈妈的

道轻轻地推开门，站到了妈妈的身后。妈妈正沈浸在

双肩。

她自己的诉说里。她那盯着琴键的眼睛象在朦胧地探

“甜甜，爲了他，爲了你自己，也爲了妈妈，不

索着什麽，捕捉着什麽，还浮漾着一层薄薄的泪水。

要和他好，不要……”妈妈忽然抖颤着声音说。

妈妈弹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然而她却是

我的心象是被谁猛地牵拽了一下，一种裂开似的

在孤单地独奏着……

疼痛，一下穿过我的心间。我忽然想起了惠姐说过的

妈妈穿着黑上衣，黑发，坐在黑色的钢琴前面，

话，不觉生起气来。我轻轻地推开妈妈，看着她晦暗

宛如一座黑色大理石的雕塑。

中显得格外凄凉的脸问道：“是你告诉惠姐，要她说

在这个家里，妈妈从来都是那麽孤单，可她的内

我的吗？”

心却是那麽地充实。她与爸爸貌离神离，对哥哥姐姐

妈妈看着我，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常怀着一种绝望的伤感，惟有我和琴，才是她走向暮

我咬住了嘴唇，心里充满了委屈与不满。“妈，

年的安慰。她把捷明领回来后，感情多了一份寄托。

你不该这样。”我的心在对她说。可是，妈妈又用一

她用心血浇灌着那棵孤苗，又在她听不见的琴声里寻

种十分惨淡的声调对我说；“别和他好，听妈妈的。

求心灵上的慰藉。妈妈对他的感情早巳胜过母子。妈

把他当哥哥，当亲哥哥。这样，他就还可以和我们在

妈的琴声变了，浑身开始在微微地颤栗，两只手也象

一起。妈妈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你们的……”

注满了激情，就象小河里飞划的桨，在钢琴的琴键上

我使劲推开了妈妈，转身跑了。

飞越。

我不明白，妈妈，难道你顶着社会的压力，忍受

妈妈的眼里突然涌出了两汪眼泪，这泪水是那样

着世人的冷眼，领回他来爱怜与培养了五年，却不准

的清澈——它不象是一个老人的，不，绝不象。虽

许你最钟爱的女儿爱他？不仅不准许，而且你也痛

然，我从记事起，就看惯了妈妈弹琴时的那副天使般

苦，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一切，我都从你刚才的琴声

的神仪，可是，今天——我忽然想起来了，在我的记

里听出来了！妈妈，这到底是爲什麽，爲什麽啊？

忆里，只有一次，在妈妈把捷明领回来的那一天，她

我跑到外面，绕过弹痕累累的大楼，忽然停住了

也象今天一样，弹琴时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妈妈不是

脚步。我茫然四顾，心里一阵空虚，不知去哪里好。

一个爱落泪的人。她总是那麽沈静，含蓄，可是，今

临了，我才顺着一条斑剥的水泥小路，向着舒丽的家

天，她是爲谁在伤心呢？

走去。我多麽想找一个人诉说啊，哪怕就是舒丽！

一定是爲捷明，爲捷明和我的事，爲我们一同遭

舒丽正躺在小床上，床头是酒瓶，烟盒；酒杯里

受的侮辱。我又想起妈妈饭桌前的样子，那弯曲的脊

还有残酒。她手中夹着香烟，屋里缭绕着淡淡的烟

背……”啊，妈妈，难道你是在懊悔吗？懊悔你不该

雾。她看着我，显得冷漠，只是慢慢地按灭了手中的

不同意我和捷明？懊悔你和他们一起伤害了他？

烟，轻轻地扔了。

139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面对着这个我曾亲亲热热地叫她丽姐的女友，如

今跟我又有了点特殊关系的姑娘，此刻，我竟忘了自

# 14

己来此的目的，也忘却了自己刚才的心境，忽然想对

她说句什麽——如果说几年来社会一直在作践着我们

捷明一天都没有回来，我就在他的小房间里躲了

这代人的话，那麽，我们还要再作践自己吗？

一天，他爲什麽还不回来？

舒丽象突然领会到了我的心，脸上竟掠过一丝淡

我心里烦躁，又百无聊赖。翻书，读谱，用手指

淡的苦笑。她扫了我一眼，忽然无所谓似地说：“人

随便地按一下琴键，让钢琴发出一两声轻脆的声音。

生本是苦酒，爱情也是，工作也是，买卖而已……”

可是，这声音更叫我心烦。

我的心猛地抖颤了一下，半个月没见，舒丽怎麽

我跑了出去，站在台阶上，向夜色里更显得冷落

就说出了这样的话。虽然我曾在这里看到过烟头，可

荒凉的校园张望着，向着远处那一点昏幽幽的灯火祈

我以爲她不过是因爲思念妈妈而偶然爲之的，谁知

望着，我希望看到他的身影，可是，没有。

她……

我终于又坐到了钢琴的前面，开始是杂乱无章地

我突然握住了舒丽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终于忍

弹着，就叫它即兴曲也行。因爲它正象我此刻的心

不住地对她说：“丽姐，别这麽说，别，你也别这

情，紊乱，不安，纷繁，而且苦涩。后来，连我自己

样。”

也不明白，怎麽竟弹起了南斯拉夫的民歌《深深的海

我惊奇自己的话竟是这样地爽直和伤感。

洋》来了。这由我自己奏出来的哀怨的歌曲，正象我

舒丽的脸上忽地露出了凄惨的神情，好一会儿，

这颗愁苦的心，因爲我们都是少女，痛苦的少女……

她才对我说道：“甜甜，生活就象一部会折磨人的机

我并不知道自己弹的是《深深的海洋》，只是让

器。它不从这面，就从那面折磨你。它烧你，烫你，

心灵被琴声牵动，与那优美的旋律共鸣，让它也把我

冷淡你又遗弃你，爱情更是。你已经恋爱了，你就会

这颗心带进深深的海洋里去，带到它微漾的波涛上

明白的。”

面，随它飘摇，激荡，浮沈。直到妈妈忽然出现在我

她说这话时，开始显得忧伤，后来却露出了狡黠

的身边时，我的心才忽然象被什麽烧灼了一下。因爲

的味儿，好象还带点儿刺。

陡然间，我竟忘了妈妈是个聋子。

“你已经恋爱了，你就会明白的。”这句话就象

我的手指搭在琴键上，并没有滑落下来。可是，

阴影一样，突然笼罩在我的心上，叫我怎麽也抖落不

我却没有转过脸去看妈妈。当我感到妈妈在我身边站

掉。我不想再在这儿呆下去，也不能呆下去了。我只

了一会儿，又转身慢慢地走开时，我才偏过脸看妈妈

是将她的手紧紧地捏了一下，努力地说了句“可你别

的背影，一个念头忽然伤感地飘上了我的心头：我不

再抽烟、喝酒……”

会错怪妈妈吗？妈妈爲了我，更爲了捷明，一定已经

我没有说下去，因爲舒丽咧开嘴巴笑了一下。可

受了他们不少的气，妈妈是不是迫于他们的压力才不

是，她却笑得那样凄惨，眼泪爬上了她的眼窝，我的

同意我和捷明的事呢？

心乱颤了一下。我松开她的手，转身走了。 “你已经

我忽然又想起了不久前的那个晚上，妈妈披着月

恋爱了，你就会明白的”那句话，一直响在我的耳

光伫立在窗前的情景。她显得那样痛苦，难道真地是

旁。她的话使我想起了从昨天起我开始经受的一切。

因爲我要和捷明好吗？

想到今天早上饭桌上发生的事，哥哥势利的脸，姐姐

我的思绪象一只小鸟那样盘桓在妈妈的身边，可

俗气的面孔，捷明痛苦的眼神，妈妈的琴声与眼泪，

又突然飞到了捷明的脸上。我好象又看见了今天早晨

还有我宛如裂开一般的心……

的他，苍白而又绯红的脸，蓄在眼眶里的泪水，当我

难道它真是苦的吗？真的就是苦酒？

搂着他时，他的推拒——他真的爱我吗？

140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就在我心中一阵不安，象是又陷进了迷惘恍惚的

爱我；可是另一个念头却猛地蹿到我心里：他不会不

心境中时，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我一转身―

爱我的！我多麽爱他呀！他只是因爲我哥哥姐姐的反

―是他。

对，因爲他们对他的侮辱，因爲妈妈，因爲不愿再牵

我身上顿时掠过一种极其轻微的颤栗，情不自禁

累我，更不愿受哥哥姐姐的羞辱，才不愿意说爱我

地站起身来看着他。可是，他躲开了我的眼光。

的。——这个念头，把我心中那种猝然而来的酸溜溜

这时，我才发现他很疲惫，脸色发白，两眼闪着

的感觉撵走了，而代替它的，竟是辣滋滋的疼痛感

呆滞的目光，琴盒夹在臂弯里，往下耷拉着。

觉，甚至眼泪也立刻涌上了眼眶。

他这是怎麽了？我轻轻地从他的臂弯里抽出琴

我含着眼泪，并握紧了他的手，说：“我和你一

盒，轻轻地放到床上，然后抓住他问道：“你怎麽

起下乡。”

了？”

他猛地擡起脸来看着我，脸上闪过一种痉挛般的

我问得是那麽轻柔，象一个真正的爱人。我立即

神情，然后，他竟拚命地挣出了自己的手，对我说：

在心里害羞了一下。

“不——”

他回过脸来，看着我，神情十分沮丧，嘴唇动了

我突然生气地沈下了脸。

一下，可是什麽也没有说出来。

他立刻有些慌，忙刹住话，我的脸立刻松弛下来

我打量着他，将眼光寻遍他的全身，忽然看见他

了。

的上衣口袋露出了一片纸角。我心里一动，忙抽出了

就在我抓着他，心中的一股控制不住的情感要逼

它。

着我给他一个真正的吻时，门开了，妈妈走了进来。

捷明的眼睛亮光一闪。他想夺过去，可我立刻躲

我一阵惊慌，立刻低下头去。好一会儿，我才拿

开了。

过那张“辞退书”，递到了妈妈的眼前。

我 不 觉 大 惊 失 色 ： “ 他 们 把 你 辞 退 了 ， 爲 什

妈妈的脸上顿时掠过一丝慌乱的神情。她看着我

麽？”我突然大声说，象是在责问他。

和捷明，象要说什麽，可又没有说出来。

他的眼里忽然滚出两颗泪珠，嘴抿得铁紧。

我接回妈妈手中的那张纸，看着妈妈，看着捷

我心酸地抓着他的衣襟，轻声问道：“他们爲什

明，心也突然突突地跳了起来，因爲我要告诉妈妈，

麽辞退你？”

告诉她我的决定。我要第一次将我的爱公开在妈妈的

他避开我的眼光，许久才说了旬：“说我是下放

面前，第一次坦白地把我的心捧给妈妈看。妈妈，别

知青。”

再阻拦我，我的心开始轻轻地呼唤着……

我直瞪瞪地看着他，好一会才说﹕“他们不知道

我终于用笔在那张辞退书上写下了几个字；

你是孤儿？”

妈妈﹕他们要让捷明下乡，我愿意和他一道下

“知道。说就因为这，才更应该下放。”他的话

去……

音有些抖颤。

妈妈一眼掠过，低头不语。我却心急如焚——这

我看着他，不知说什麽才好。

是我在向妈妈承认我的爱情，也是爲了我的爱在向妈

我们面对面站着，谁也不说话。

妈表达要求。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问他：“你真的爱我？”

妈妈擡起脸来了，看了我一刻，连一句话也没

他愣愣地瞧着我，脸也红了。

说，就转身走了。

“不是给妹妹的爱？”我逼问他。

我的心象忽然从万丈悬崖上跌落了下来，眼泪突

他凝视着我，好一会儿之后，竟垂下了眼睛。

然涌上了我的眼眶，好一刻我才突然转过脸来抓住捷

我心里突然冒出一股酸溜溜的感觉，这酸溜溜的

明质问似地说：“你爲什麽不对妈妈说你愿意？”

感觉一直蹿到我的鼻子里，眼睛里……因爲他不愿说

141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这 一 次 ， 他 竟 轻 轻 地 抓 住 了 我 的 胳 膊 ， 说 ；

瞒着她吗？甚至有意冷冷地对待她，在她的面前将我

“不，我不愿意……”

的委屈扮成深深的不满。这一会儿，当我偎依在她瘦

我感到委屈得很。那蓄在我眼中的泪水就要夺眶

削干瘪的胸前时，我的心里忽然充溢着对不起妈妈的

而出了，可是我拚命地忍着。……

情感。

我用手使劲地揪着他的上衣，使劲地抓挠着，忽

我偎依在妈妈的胸前，等着妈妈跟我说：“睡

然又松开手，转过脸去说：“你不爱我 1”眼泪随之便

吧，甜甜。”可是妈妈一言不发。

痒苏苏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了……

我捱不住这种寂寞。我擡起眼睛，看着妈妈，妈

他和妈妈都不爱我，都不爱，我的心好酸。

妈的脸竟显得那样地沈静。

我感到他靠近了我，可是我动也不动。因爲我怨

“甜甜，他来了，你不去跟他说说吗？”

他，还恨他；因爲他是这样地不理解我。我已经不是

“谁？”我的眼睛问妈妈。

你十七岁的小妹妹，而是爲了你正饱尝着爱的苦痛的

妈妈顿了一会儿，才说；“你将来的姐夫。”

姑娘，是爲了你愿意牺牲一切的女友……

我愣住了，并且很快就嘟起了嘴巴。我不愿意妈

可是，谁叫我爱他的呢？我终于忍受不住自己情

妈提到他，更不愿见他。他与我有什麽相干？

感的冲击，竟突然转过身来，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

可是，妈妈声容未变，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子，但避开了他的脸，我不愿意让他看见我流泪的眼

我心里忽然有些慌，因爲我从妈妈那依然明亮的

睛。可是，他在微微地推拒着我……

眼睛里象突然看见了什麽凄酸的东西，看见妈妈象在

我推开了他，又对他盯了一眼，这才闪了出去。

努力克制着什麽。

我下决心了，不管妈妈同意与否，我都要伴他一

妈终于又开了口﹕“你去求求他，他是文化局的

道下乡。我不相信他不会爱我！至于哥哥和姐姐，他

头，如果他愿意帮忙，捷明就不会下放了。只要你告

们管不着！

诉他，你不和他好就行。”妈妈开始说得很快，可是

我甚至憧憬起来，想象着未来，想象着我和他的

说到最后一句时，却象是特别艰难。而且一说完，就

乡下生活。对，到那时候，还可以把妈妈接去，和我

仿佛如释重负似地软了下来，只是眼睛还在急切地看

们在一起；那时候，妈妈一定会同意了……

着我。

妈妈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就象

我的心象被戳了一下，痛楚地偏过脸去。

真的看见了乡下的田野，田野上的小河，河岸上我们

妈妈忽然贴住我的脸哀求似地说：“听妈的话，

的 小 屋 。 我 甚 至 看 见 了 那 些 叫 人 幸 福 又 害 羞 的 事

求求他。爲了捷明，爲了他的前途。要知道，一个演

情……

奏家，在乐队跟不在乐队，大不一样。好甜甜，就说

你 不 和 他 好 了 。 这 样 他 们 就 不 会 赶 他 走 ， 就 不 会

的……”

# 15

妈妈握紧我的手，直视着我的脸，眼神是那麽地

哀伤。

我睁开眼睛，原来是妈妈。

我想到捷明已被辞退的事实，想到了哥哥姐姐对

我看着妈妈，不知道自己怎麽会睡在床上。正在

捷明的势利态度，想到如果真能求得通，那我的下乡

我神腮朦胧不明所以的时候，妈妈又叫了我一声。

计划，我所憧憬的那一切不就都成泡影了吗？难道爲

我翻身坐了起来。原来我刚才竟和衣而卧。妈妈

求得捷明不被辞退下放，必须以牺牲我的爱情作代价

神情黯然地看着我，然后把我的头搂到了她的胸前。

吗？爲了捷明能留在乐队，我可不可以欺骗他们一下

是妈妈把我和捷明连在了一起，可是，又是捷明

呢？唉，我的心多麽乱啊！

把我的心与妈妈生分开了。最近以来，我不是什麽都

142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甜甜，听妈妈的话。”妈妈哀求的声音又响在

里忽然感到一阵别扭。我多麽不愿见那个陌生的男人

我的耳边。

啊。他真象惠姐说的那麽好吗？

我站起身向外走去，独个儿走出去了。

可是，妈妈哀求我的声音又那样凄凉地飘绕在我

我没有回头看妈妈，也没有走进姐姐的房间，却

的心头，好象连他此刻的琴声也在巴巴地恳求着我一

一头钻进了捷明的小屋。可是，他不在。这麽晚他还

样。

会上哪儿去？

捷明要是能回到乐队，不但整天可以拉琴，而且

我心里充满着不安与凄惶的感觉，不知不觉地站

还生活在音乐的氛围之中，那他……想到这里，我心

到了钢琴面前，轻轻地向琴键按了下去。我仿佛在这

里不觉又起了一重不快。是的，他爱的是他的琴，不

柔和迟缓的琴声里看见了他，看见了他苍白的脸，我

是我。

的心里顿时充满了爱怜。

可是，他的如诉的琴声，还是战胜了我突然而来

妈妈来了，站在我的身后，直到她用手捋起我的

的伤感，驱使我转身回家去见那个我不愿见的人。走

头发时，我才感觉。我没有转过脸来，手还按在琴键

回过道里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又长大了，长高了。我

上。

不觉看了看自己隆起的前胸，仿佛它成了我长大成

“你还不去吗？他一会儿该走了。”妈妈恳求

人、庄重严肃、并且不可轻慢的标志。

我。

我走到了姐姐的房门前，想推门而入，忽又觉得

妈妈又轻轻地摇了我一下肩膀，她终于叹了口

不妥，举起的手刚想敲门，可又放了下来。不，我不

气，走了。

是软弱、迟疑、害羞，而是想探测一下，在这扇紧紧

我愣愣地坐了下去。谱架上的五线谱在我的眼前

关着的房门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个什麽样子？他有

宛如成了一个爬满了蝌蚪的小水塘，波光悠悠。我不

什麽力量能使我漂亮的姐姐对他五体投地、爱不释

自主地一下伏到钢琴身上，立即发出一声轰然巨响，

手？难道他真是个难得的好人，一个有地位有学问的

我被吓了一跳，立刻紧张地站起身来，茫然四顾，下

好人吗？

意识地想到这一声轰然巨响会使他们……

我将手轻轻按在门上，忽然发现了一条细细的门

我愣了一刻，忙拉开房门，跑了。我跑到外面，

缝，要是不注意是不可能发现的。我心里一高兴，立

一时不知上哪儿好。夜色沈沈的天穹，一两颗灰蒙蒙

即伏到了门上，将眼睛向门缝里瞄去——

的星星在懒懒地闪亮的，远远近近在风里发出怪响的

一霎间，我的全身就象被电击着抖个不已，连嘴

小树林，还有那幢幢大楼的黑影，周围死一般地沈

巴都干涩得喘不过气来，两手紧紧地贴在房门上，动

寂……

弹不得。——天啊，我看到了什麽！我象从山顶上一

他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

下跌进了深渊，猛地惊醒过来，转身跑进了妈妈的房

我不知哪来的力量，竟兀自向前走去。就在这

间里，象一个突然遭受了野兽袭击的人，一时间，竞

时，一声凄厉却充满力量的琴声，透过沈沈夜幕穿了

不知该喊该叫，该扑向什麽地方才好。

出来。我的心不觉一拎——这是他。这琴声宛如奔突

妈妈拉住了我，问我：“甜甜，你怎麽了？怎麽

在干涸河床上的一道清泉，还象一幅华贵的丝绸被撕

了，甜甜？”

裂开来的声响……

我浑身颤抖，突然用双手蒙住脸，一下伏到了妈

“他在乐队跟不在乐队大不一样……”妈妈的话

妈的肩头，不敢看妈妈，好象那一切丑事，都是我做

突然又叩上了我的心房。我猛地一下咬住嘴唇。

的一样……”

我终于又想到了我那未来的姐夫——“跟不跟他

妈妈在我面前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我拉到床边

说呢？”一个声音从我的心底又冒出来了。我绞着自

坐下。我连头也不敢擡——太可怕了，我怎麽告诉妈

己的双手，向着夜幕，向着琴声传来的方向看着，心

妈呀！

143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妈妈怔怔地看着我，神情既迷茫，又急切。我避

是那个讨厌的男人，而猛地伸手推开他时，却醒了。

开了妈妈的眼光，钻进了被窝，把脸深深地藏在被子

惊魂未定之中，我愣愣地看着我身边的姐姐，愣愣地

里面。这一刻，我连一线亮光都不愿看见，不愿……

恐怖地看着。

梦魇尚未全消，心还在突突地跳，可是，我还是

想到昨晚上的姐姐。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觉，使我立即

# 16

转过脸去。我不要看她。好象那男人的眼光早已污脏

了姐姐的身子，我不愿再看她一眼。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才勉强被妈妈

可是，姐姐抱住了我的肩头：“甜甜，你梦见什

叫了起来。因爲，整个上午，姐姐和那个男人都在妈

麽了？还大喊大叫的？”

妈和我的房里进进出出。我不愿意看见他们，以致连

她今天的话说得那样妩媚，可我听了简直想吐！

吃 午 饭 的 时 候 ， 我 都 一 直 没 有 擡 脸 。 妈 妈 ， “ 姐

我微微扭了一下肩膀，表示我不愿回答她，也不

夫”，姐姐，连哥哥都在给我夹菜，可是，我总低着

愿搭理她。

头，不愿看任何人，不敢想象那个“姐夫”、还有我

“他要找你谈谈呢！起来，甜甜，他说他非常愿

那姐姐，现在是一副什麽样子。

意跟你谈谈，题目就叫怎样认识人？起来吧，他在等

饭后，我想躲到捷明的小房间里去安静一下，去

你呢！”

擦洗掉我眼睛上的污垢。可是，我刚走到捷明的房门

惠姐的声音真甜。可是，我听都不要听！我未来

口，哥哥就凑了过来，笑着对我说：“甜甜，我就要

的姐夫要找我谈谈，还有题目，叫“怎样认识人？”

调到文化局当工宣队去了，他帮的忙！”

认识认识自己去吧！别这麽不知羞！我早看透他了！

我猛地擡起脸来，看着哥哥那圆乎乎的脑袋，眼

再说，这个题目，不用讲我也明白，还不是不准我和

睛笑成了一条线的肉脸，一身的颠像，心里就象突然

捷明好。我的事，谁也管不着！可是，姐姐不单用她

被什麽掏空了一样。

软绵绵甜丝丝的声音搅得我心烦，而且漂亮的脸上，

哥哥嘻嘻笑了一下，还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忙

还洋溢着无限幸福甜蜜的表情。好象那个臭男人真地

让开了，好象哥哥的手也不干净！

已使她幸福无比一样。

哥哥走了，一颠一颠地。我心里忽然蹿出来一句

我实在忍受不了，呼地一下坐起身子，推开惠

话：是姐姐的身子爲你换来的！

姐，走了出去。

我走进捷明房间，扑在他的小床上。直到这时，

“甜甜。”惠姐在叫我，可是，我头也不回地走

我才又想起了昨晚上捷明的琴声，想到此刻不见踪影

了。我的名字已经够甜的了，再也受不了她那股子甜

的捷明——他到哪儿去了？今天，他已经不再是一个

腻劲儿！

临时提琴手，不是不需要再去上班了吗？

我连妈妈都没看一眼，就匆匆地穿过过道，来到

我侧身卧在捷明的小床上，竟昏昏地睡着了。昨

外面，毫无目的地走在残败的校园里。

晚上我不也是这样昏昏地睡了一夜吗？可是，当我刚

午间的太阳将一种微温的热力敷在我的身上。可

刚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全身象云朵一样软绵绵

是，一会儿，那种热力就消失了，陡然变成了一片凄

时，忽然间，我看见一个男人，对，就是我那姐夫，

凉。原来，太阳躲起来了，曚曚咙咙的天空上，一大

竟狞笑着压到了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

块乌云突然侵吞了天顶，把太阳严严实实地裹缠了起

大喊大叫，可是叫不出声；我想转一转身子，又动弹

来。天空顿时一片灰蒙蒙的，校园里也立刻变得一片

不得；我拚起命来，手舞足蹈，可是他也拚命地压着

阴惨。这时，我才好象第一次发现，校园里的枝枝叶

我。我只觉得自己要死过去了，不再能呼吸。就在这

叶，已开始发黄，草尖儿也显出了焦黄色。是的，秋

时，有人在轻唤我，而且扳过了我的身子。我以爲又

天来了，我心里掠过了一种悲哀的感觉。

144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爲了不让姐姐跟踪而来继续纠缠我，我快步将自

“我知道，你是因爲还在爱我。可是，我告诉过

己掩进了小树林，并且没有目的地向小树林的深处走

你了，我早已不值得你爱，不值得！值得你爱的是甜

去。

甜，是她……”

一口小小的、象是一面椭圆形小镜子似的水塘出

舒丽的话，象放出箭之后的弦，突然软了下来，

现在我的眼前。水塘沿岸，杂草丛生；水塘里面，漂

软得没有了一点儿生气。

着一片片紫色的小浮萍，还浮着一层绿绿的苔藓似的

“可是，你，”他的话还是那麽软弱，那麽可怜

东西，没有波浪，连一道细细的波纹也没有。它只是

巴巴，但是，一会却突然强烈了起来，“你不能这样

将灰蒙蒙的天和岸边的杂草树木收拢在它平静的怀

生活下去，爲了我们过去的，友谊，你也不该……”

中，收拢着，好象这些才是它的依靠。

我只觉得一阵晕眩，浑身发软，就靠到了身后的

我心里突然掠过一阵冷冷的虚落落的感觉。我爲

一株小树上，心里象爬满了小虫儿。这些小虫儿，正

什麽要来到这里？这里，几年来有谁来过？尤其是武

用着它们尖尖的利齿撕咬着我的心。我疼得弯下了身

斗之后，这小水塘的可怕见闻，使许多人对它望而生

子，紧紧地抱着身旁的小树。

畏，连走路都要离远点儿，绕过它，可我……快，快

死一般沈寂的小树林里，传来了枝叶儿擦着衣袖

走开。好象那些我曾熟悉的面孔，这会儿正变成形形

的嚓嚓声，传来了一个人急步远去的喘息，传来了一

色色的鬼魅，从这口椭圆形小塘的幽深的塘底升起，

声声低微的呼唤。可是，这声音，却好似正从我的心

向我漂过来，漂过来……

上穿过，穿过……

我差点儿叫了起来，转身就要跑开去。可是，

脚步声远了，消逝了。那低低的急促的呼唤也不

一个声音，一个人讲话的声音，突然传到了我的耳朵

复再现。小树林回归了刚才的平静，静得没有了一丝

里。一刹间我已在捕捉并判断着这是鬼语还是人声—

儿声息。我的眼前只有小树，小草，林间明暗不一的

—我的心都不跳了，浑身瑟瑟发抖。

光线……

我终于听清了，那是人在讲话，是捷明的声音！

我刚才所听到的一切，此刻仿佛飘到遥远的天边

纵使是在千千万万个鬼魂的合唱声中，我也能听出他

去了，成了一朵叫人捉摸不透的浮云，化在天空里，

的声音来！

无踪无影。可是，一会儿，它竟又从灰蒙蒙天空的尽

我感到自己的心有了依靠，感到身上又恢复了活

头，挣扎出来，聚拢在一起．飘浮过来，压上了我的

力。我猛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可是，刚待举

心头。

步，我又听到了另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是一个女子的

我的心被这灰色的云块儿沈沈地压着，包裹着，

声音——是舒丽的！我痛苦地判断出来了。我的心象

以致我终于什麽也不再看见，不再听见了……

突然被什麽咬啮了一下……

那声音竟不顾我痛苦的心是否能承受得了，是那

般清晰地从前面的树林里传了过来。那声音是那样地

# 17

激动，满含着苦痛，犹如裂帛之声——

“不，我不要你再爱我，我也不要和你一起下

我被自己吓醒了。因爲陡然间就象有许多奇奇怪

乡。你不应该对不起她，对不起她妈妈。”这不是舒

怪的幽灵包围了我，在我的身边吹起了一阵阴冷的

丽是谁？

风。

“我，我是……”这是他！吞吞吐吐，一副有苦

我猛一睁眼，恍惚地用手摸摸自己的脸，竟是湿

难言的味儿。

津津的，我知道，那是泪水。我的心忽然又紧缩起

来。眼前还是那个万籁无声的小水塘，只是烟霭已从

四周的小树林里飘逸出来，向着小水塘的上空聚拢，

145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水塘里的水显得黑幽幽的，浮萍漂浮在水面，一动也

我突然迸发了要报复的念头。我也要说我不爱

不动，塘边的小草全都低垂着头，有的还将尖儿探进

他！我对他好，只是可怜他！也是看在妈妈的份上。

水里，无声无息。

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我连什麽叫爱情还不懂呢！

烟霭越来越浓，眼前出现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幻

我开始爲自己辩解，辩解得非常有理。本来嘛，

像，我的心不觉一阵哆嗦。我转身跑了，踩得小草

要不是妈妈把他带来我家，我能对他好吗？要不是他

儿、落枝儿、败叶儿扎扎地响着，宛如有谁在对我紧

跟舒丽吹了，我会同情他、可怜他吗？可是，我跟谁

追不舍一样。我疯狂地跑出了小树林，暮霭正迎接着

去说我根本不爱他呢？直接告诉他吗？对，跟舒丽说

我。落日的余晖正溶合著淡淡的紫气，飘浮在我的身

去，告诉她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也无所谓把他还给

边，就象我一伸手就能抓取到它们那轻柔的身子一

她，我与他们两个都不相干，就是这样！一个少女的

样。

自尊心，促使我忽然朝着舒丽的家奔去。连耳边的风

我出了一身冷汗，却陡然清醒了过来，回忆竟象

声，都好象在轻轻地告诉我：是的，你并不爱他，你

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儿割到了心的深处——他不爱我，

什麽时候爱过他呀？

还爱着舒丽。我在小树林中听见的那几句话，就象葛

我奔进舒丽的小屋，舒丽将脸埋在枕头上面正在

藤与荨麻一样缠在我的心上。

抽抽咽咽，肩膀还一耸一耸的。我刚要走近她，忽然

我想起了在已经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与他之间

看见床头柜上有一封拆开的信。敏感，好奇和一种奇

发生的事。

怪的联想，竟使我断定信是捷明写给她的。趁着舒丽

我第一次吻他，自己喊着我是妹妹时，他脸上突

没有发现我，我轻轻地拈起了信纸。

然露出的惊惶神色；

可是，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信

“大清查”那天夜里，我抚摸着他的面颊时，他

是舒丽妈妈从农场写来的。信上说，她已患了癌症，

那愣愣的眼光和突然转过身去写起曲子来的情景；

不可能再活很久，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和自己的女儿

还有，当妈妈发现我们俩时，他的窘迫劲儿与欲

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要舒丽快去，并且叫舒丽不必

诉难诉的情形……

再给她寄钱……

我的心又象被什麽扎了一下。他不爱我，不爱

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抽出声来。我忘记了自己，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爱我就不会是这样……我的

也忘记了他，更忘记了来这儿的目的，而只是紧紧攥

心在无力地嘶叫着……

住了舒丽妈妈的信，透过泪水，看着舒丽还在抽动的

我忽然想到他爲什麽又不明白地拒绝我的爱，并

双肩，真恨不能立刻扑到她身上大哭一场。

且立刻找到了答案——那是因爲他怕对不起我的妈

舒丽忽然发现有人站在她的小床前，转过身子，

妈……舒丽也是。

将哭红了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忽然记起了自己来

我多麽委屈，又多麽羞愧啊！他并不爱我，可我

此的目的，躲开了舒丽的眼光。

却发了疯似地爱着他，还以爲他也同样在爱着我。

“你怎麽来了？”我听见她在问我，我眼睛看着

啊，妈妈，你怎麽知道他不会爱我的？

地上，动也未动。

我直到现在才想起妈妈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爱

“你哭了？”她问我。

他，想起妈妈哀求我不要和他好的情形，想起妈妈近

我陡然惶乱地擡起脸，摇了摇头。我不愿意承

来时常失神的样子……可是，妈妈，你爲什麽一边不

认。

同意我爱他，一边对他那样爱怜，比对你的亲生女儿

她看着我，慢慢儿伸过一只手，把我拉到她身边

还要关切？

坐了下来，好一会儿，才望着对面的墙壁说：“我妈

想到爲了这桩爱情，我近日来所遭受的磨难，我

妈要死了。她得了癌症，那儿不准她回来治疗……”

怨妈妈，恨自己。

146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她说这话时那麽平静，那麽冷，要不是她眼里冒

她终于又擡起脸来了，看着我，略略镇静了些，

出了泪水，我真不敢相信在床上哭泣的竟是她。

然后说：“捷明就是他解雇的，是他逼下乡的，我也

她忽然用透湿的手绢擦擦眼睛，然后看着我说：

是给他，给他，害了……你姐夫，是禽兽……”

“你找我有事吗？”

她的声音很轻，可是很沈，沈得我和她都负担不

我没有吱声，却忽然小声地对她说：“你去看你

了。我们只能这样互相支撑着，才稳住了自己，稳住

妈妈吗？”

了自己的心。

她点点头。

她忽然大声说道：“甜甜，告诉惠姐，叫她千万

“我陪你去好吗？”我问，连我自己也不明白

别上他的当。还有，你要真心爱捷明……”

怎麽会说出这句话来。

我话还未出口，舒丽又接着说道：“我也要下乡

可是，她摇了摇头，却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了，就去我妈妈那儿，再不回来了……”她泪落如

我感到她的手在哆嗦，不由吃惊地看着她的脸。

珠，低下脸去，全身痉挛般地颤抖起来。

这一刻，我惊讶自己过去怎麽没有看出她竟是这样的

羞耻，一种无比羞耻的感觉，使我不敢再看舒丽

美丽。她的脸越凄惨，就越有一种动人的美。

的脸。我蜷缩着身子，躲在她的怀里，呜咽地哭了起

“甜甜，”她忽然有些急促地对我说，“捷明要

来：“丽姐，我也恨他，真的……”

下乡了，你多多照顾他，帮他。甜甜，要是你真的能

我终于推开舒丽，又看了她一眼，才突然转过身

与他一起下去，就，好了……”她的声音渐渐哽咽起

子，向外跑去，疯狂地跑去，身后传来舒丽的叫声。

来，手也抖得更厉害了。我不由也使劲地抓住她的

我没有回头，没有看一眼脚下不平的路，更没有看身

手。此时此刻，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就是说不出

边漆黑的夜色，根本顾不上那些象鬼一样影影绰绰的

口。我终于说出来了，居然脱口而出：“丽姐，他应

树木，我跑着，跑着，向我自己的家跑去。

该，爱你……”我的眼泪是同我的话一同流出来的。

我什麽都明白了。

透过泪水，我看见舒丽美丽的大眼睛吃惊地看着

我，那眼光里有惊讶，有感动，更有责怪的意思。

我突然扑到舒丽的怀里，大声说道：“你们的话

# 18

我 全 听 见 了 ！ 他 爱 你 的 ， 爱 你 的 ， 我 不 爱 他 ， 不

爱……”我全身发抖，竟躲在舒丽的怀里哭起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穿过那片黑黝黝的小树林

舒丽任我搂紧她，一动也不动。

的，也不知道是怎麽踏上了台阶，跑进了灯火昏黄的

我擡起脸，双手抓住她的肩头，说：“丽姐，你

过道里。我只知道当我就要扑进自己的家时，却被几

要听他的，别抽烟，别喝酒，爱他，和他一起下乡

个人的叫声唤住了。

去。” 我在哀求她。

我猛地停下脚来，望着站在捷明房门口的妈妈，

舒丽浑身发抖，猛地把我推开了。我吃惊地看着

还有姐姐和哥哥。他们全在看着我，叫我过去。我愣

她陡然变得通红的脸，呆滞的目光，抽搐的嘴巴，我

怔在那里，迟疑着，不明白是怎麽回事。我突然想起

胆怯得将身子向后面倾斜过去。

自己和舒丽的事，想起了并不爱我的欧阳捷明，想起

她忽然垂下眼皮，一下拉住我，紧紧地攥住了我

了我那“姐夫”和眼前的姐姐，心里不觉猛地抽搐了

的胳膊，许久才说：“你要对他好，我不配了。你姐

一下。我动也没动。

夫，他……”

妈妈却走过来了，挽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拉进了

她突然神色惨变，痛苦地低下了头。

捷明的小房间。我看见捷明正涨红着脸站在床前，桌

我不敢对她说话，不敢碰一碰她，只是在等着她

上是打开的琴盒。床上是捆扎好了的简单的行李。我

的话，等她说出我姐夫……

惊讶地看着他，他要走了吗？这是真的？

147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小屋里静悄悄的，可是气氛却特别紧张。哥哥的

爱情与委屈，正义与鄙薄，全绞在一起，我的心

脸很阴沈，圆乎乎的肉脸上，一对小眼睛在狠狠地盯

乱极了。就在这时，惠姐说道：“甜甜，他已经决定

着我；姐姐的脸却有意做出一副特别严肃的样子，这

把你招到文工团当歌唱演员，你应当听他的话。”

反使我想起了她在“姐夫”面前那种忸怩的神态。只

我突然转脸看着姐姐，看着那张显得过于严肃漂

有妈妈脸上平静得出奇，又冷得出奇。只是她的脸色

亮的脸，心里竟象陡地扎上了一把针。舒丽说的“你

过于苍白，象是经历了一场剧痛刚刚才得以平静那样

姐夫是禽兽”的话，还有姐姐忸怩在“姐夫”面前的

――我好久没有见过妈妈的这副神情了，我心里不觉

情景，全象针尖一样，戳在我心上。我浑身抽搐起

一阵发慌——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呀！

来，血直往上涌，以至在这一刻，我竟忘记了妈妈，

这里，唯一不安的是捷明。他显得更加消瘦，棱

忘记了捷明，更忘记了自己原来的心思，连我自己也

角分明的脸紫涨着，看不出是激动，还是忿怒，大眼

没有想到，竟突然大声嚷道；“我不，不要！” 。

睛闪烁着，可又躲闪着我，只是不时将眼光投向妈

惠姐的神色一变，正要发话，可我马上一偏脸，

妈，看得出来，那眼光里有痛苦……

拉住了妈妈。我要拉走妈妈，不愿再在这个地方呆下

我忽然又想起了自己和他的事，不由得脸上一阵

去。可是妈妈拉住了我。

发烧。要不是小屋里的这种冷峻气氛在压迫着我，我

我擡起发烧的脸，看着妈妈。妈妈的脸忽然变得

会拉着妈妈逃掉的。可是，不知一种什麽样的感情又

明朗起来，连眼光也变得温和多了。她好象是从我的

占了上风，我又突然怜悯起他来了。

脸上，从我刚才对姐姐说话的样子上看到了什麽令她

就在这时，姐姐说话了。她一开口，我就觉得刺

满意的东西，是的，一定是这样。

耳。她说：“甜甜，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也参

可是，此刻我却只想哭，想爲自己哭，爲可怜的

加了。我们一致决定，要你和他断绝关系。他应该和

舒丽哭，爲我这陷进泥坑却不能自拔的姐姐哭，还

我们家没有丝毫关系，一点也没有！他自己也愿意马

有，爲他。我忍不住透过一层稀薄的泪水向他看去。

上离开我们家，反正他就要下乡了！”

他还象刚才一样，含着眼泪，浑身抖颤。

“一点瓜葛也没有，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两不

就在我神志恍惚而又痛彻心脾之时，惠姐却和哥

沾！”哥哥恶狠狠地说。

哥交换了一下目光。于是惠姐便向我走了过来，拉住

我原来低着的脸忽然擡了起来，迎着姐姐冷冷的

了我，我猛地挣开了。

眼光和哥哥恶狠狠的脸。我向捷明看去，他的脸在发

也就在这时，妈妈拉住我向捷明走过去。我身不

紫，大眼睛在灼灼地亮着，全身在发抖。一种无可遏

由己而又极不情愿地随着妈妈走过去，惊异地看着她

止的感情忽然从我心中腾起，姐姐和哥哥，还有那个

越变越庄严，越变越明朗的脸。妈妈好看的下巴向着

不要脸的“姐夫”，有什麽权利这样欺侮他？凭什麽

哥哥和姐姐擡起来了，看着他们，好一会儿，才清楚

解雇了他还要把他从这里赶走？我只觉得浑身的血一

地对哥哥姐姐说道：“我和他们一起下乡，甜甜我带

涌，话就要迸出嘴巴，忽然想起了他并不爱我，我的

着，好在她半年之后就该下乡了。除了这架破钢琴，

心又象被什麽撕咬了一下，以致我浑身一阵痉挛，不

这个家全丢给你们，随你们的便吧！”

觉狠狠地咬住了下嘴唇。可是，一个念头，竟象电一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猛地侧过脸来，

样地闪过我的心头——他，并不爱我，那麽，这不也

盯着妈妈的脸。我发现妈妈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骄

是爲我在吃“冤枉”吗？我的心抖起来了。我不觉瞥

傲，完全是一副平静的却又是挑战的神气，我又迅疾

了妈妈一眼，妈妈就象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似的，脸

地瞥了捷明一眼，只见他脸上有两串明晃晃的泪珠。

竟是那麽冷……

我的心跳得急起来。我不能相信妈妈会说出这样的话

来！妈妈从来就反对我爱他，一开始就告诫我说他不

148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会爱我。可是，她现在竟突然说要领我同捷明一起下

# 19

乡，而且那麽镇定自若。我不明白……

是什麽声音突然惊扰了我？它象一记重锤恶狠狠

当哥哥和姐姐刚刚忿忿地走出小屋、小屋被笼罩

地敲在我心上，又象蛇一样裹缠了我的全身，不，象

在一种惨淡而又庄严的气氛中时，妈妈却一手攥住一

鞭子抽到了我的身上。

个，对我们说：“你们俩要答应我，在下乡的头几

是哥哥，是他的声音！

年，一定要象兄妹那样相处……”

——“你这是老糊涂了，爲了这麽一个狗崽子，

妈妈攥住我的手在颤抖。

你要下乡，还拖着甜甜？我不准，我要告诉爸爸！”

妈妈的眼睛令人心跳地看着我，还看着他。

是姐姐，是姐姐的声音！

我心里颤抖得厉害，此刻，我的心在告诉妈妈—

——“妈，你这是怎麽了？你怎麽能——”

—他不爱我，你已经可以不用这样来要求我了。

我猛地一擡脸，看着哥哥脸上突然凸出来的梗梗

可是我说不出来，因爲，他的脸还闪在我的泪影

横肉，看着姐姐惊慌而又极度不满的脸。我愣着，愣

里，我害怕看到那张脸，害怕他会向我看过来——我

着，突然才明白了他们说的是什麽？我猛地转脸看着

还没有经受过这样的痛楚……

妈妈，此刻，我居然害怕妈妈会软弱下来，会收回她

妈妈坐到了钢琴的前面，我站在原地没动，不敢

的话，会屈服……

再向他看去。这会儿，在纷乱不已、痛楚依依的心

可是，没有，妈妈的脸依然显得那样平静，那麽

里，我已分不清对他是什麽感情，分不清是爱还是

端庄，甚至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妈妈也看起我来

恨，是甜还是苦。也许它什麽都有；可就是太辣了点

了，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象是审视，象是爱

儿，辣得我心里直哆嗦。

抚，又象是要向我心里注进力量。我躲闪着妈妈的眼

妈妈弹的《月光奏鸣曲》宛如在稀释我心中的辣

睛，可是躲不开。我的眼睛突然冒出了两汪泪水。可

味，在遏止我欲流的泪水，在净化我复杂的感情。我

怜的妈妈，我在心里喊着她，我的心更在告诉她——

注视着妈妈，看着妈妈拂肩的黑发，瘦削的双肩，单

你的话已经应证了，他真地不爱你女儿呀！

薄的身子，还有那缓缓地上下“舞动”着的手臂……

妈妈的眼光从我的脸上移开了，移到了捷明的脸

我沈浸在妈妈的琴声里。这琴声使我想起过去，

上，并且攥住了他的胳膊……

想起他，更想到了我的妈妈。这琴声将我心中从未连

我突然大胆地向他看去，心也突然镇定下来了，

在一起的疑窦与猜测连在了一起——妈妈爲什麽要把

眼睛盯住他的脸。

这个孤儿领进家里——难道只是出于同情与怜悯？妈

可是，他没有看我，只是盯住妈妈，泪水猛地流

妈爲什麽又把他看成亲生的孩子那样，用深深的母爱

了下来——那再也不是屈辱的泪水了！

爱怜着他？妈妈在我的爱情上爲什麽这样矛盾又这样

我该怎样诉说我此刻的心？我又怎能左右我此刻

痛苦，而且预先知道他不会爱我？

的心？

难道这一切没有原因？用一个母亲或者叫女性的

妈妈同意了，可不知道他并不爱我。我看着妈

爱就可以解释？不，绝不……

妈，心在向她喊着：妈妈，女儿爱着的时候，你反

此刻，当这些平日里也曾朦胧地闪烁在我心间的

对；可是，女儿不能再爱的时候，你竟同意了！从今

问题终于连成一气时，我面对着妈妈的背影，又想起

以后，我就要和一个并不爱我的人在一起生活，还要

了那一连串的事情——

在他面前装作不知道他的心，在你的面前装作爱他的

妈妈爲什麽怕见他的爸爸？每一次都要那样急速

样儿。啊，我这颗少女的心承受得了吗？

地避开，并且捏紧了我的小手？就如同我今天害怕再

看他一眼一样？

149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爲什麽妈妈在看见他爸爸满嘴鲜血地跪在台上挨

我懂了，正是爲了一个青年的明天，爲了他不被

斗时，竟显得那样痴呆，又那样苦痛，还那样地把我

今天所埋葬，爲了祖国的明天不再缺少音乐与琴声，

的手捏得生疼？

妈妈的爱才更加显得无畏、高尚与庄严……

妈妈爲什麽在他爸爸死的那个晚上，离开了家，

我象忽然被谁抚平了心中的裂痕，眼泪只蓄在我

还丢开了我，可回来时，却领回了他唯一的孩子？

的眼窝里，不再流下来。我的心终于沈静下来。就象

妈妈你爲什麽不爱爸爸，而爸爸爱你却又恨你？

华彩过去之后，妈妈袅袅的琴声那样。

难道你的耳朵真的是爲他的爸爸而聋？

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心里。我要象妈妈那样，

妈妈，爲什麽你一开始就断定他不会爱我？而且

用我的爱情去凝成另一种更爲纯真崇高的感情，爲了

他竟真地不爱我，直到今天，他还在爱着舒丽？

妈妈，也爲了他，更爲了这个失去了音乐与欢乐的日

难道……

子不再延续下去，爲了那必将来到的新的生活。我爲

我不敢再想下去。因爲妈妈的琴声仿佛正在向我

什麽就不能和他、和妈妈一起去追求呢？

倾诉。倾诉她缺少爱的一生——

我的心象突然被鼓满了的风帆……

我知道女儿不应该去探测母亲的心、妈妈的爱。

我不觉看了他一眼，他正沈浸在妈妈的琴声里。

可是，我这颗曾被爱情温暖过而今又被痛苦烧灼的

这一次，我的眼睛再没有慌乱地避开他。因爲我知

心，却渴望着知道它们……

道，我的眼光一定是那样地坦荡与沈静……

我忽然象找到了答案，找到了隐藏在妈妈心中的

我忽然感到，我真的成了大人了。因爲我已经有

秘密。

了一颗成熟的心，一颗将永远遮盖着不爲他人所知的

我终于想起了捷明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

痛苦，而又因爲富于自我牺牲才感到幸福的心。

他的爸爸在临死前曾说过他对不起我的妈妈……

我擡起脸来，看着我的妈妈。这一刻，我多麽想

啊，妈妈，难道我真地已经探测到了您内心的隐

告诉她说——妈妈，我，答应你了……

秘，窥视到了你感情的深潭，看见了妈妈曾和我一样

痛苦的过去？

…………

此刻，妈妈的琴声就象呜咽的流水，吞声地流

着，盘旋在我的心边……

静悄悄的音乐厅里，协奏曲的华彩乐章刚刚过

可是，妈妈的琴声忽然变了，变了——这是华

去，那优美、深情、激越的旋律还在大厅里回荡，人

彩，是的，是华彩！它激越，高亢，又特别悠扬，好

们的脸上还在闪着晶莹的泪光。我含着泪水看着台

象长波阔浪中翻飞的风帆，雪山顶上耀眼的阳光，又

上，仿佛看见了眼泪正流在妈妈多皱的面颊上，看见

象一股山涧在奋力冲出峡谷，还象，还象初春的冰河

捷明的琴身上正闪烁着颗颗晶莹的泪珠。我不觉攥紧

在开冻，在爆裂……

了舒丽的手，因爲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纵横泪流，听见

妈妈的琴声就象在追求一种更爲崇高的境界，更

了她低低的呜咽。

加纯真的感情，而这崇高的意境、纯真的感情又正是

亲爱的朋友们，难道直到此刻，还要我向你们说

以她毕生的爱情做爲基调的；

出这美丽故事的尾声？

妈妈的琴声又象是在倾诉她那颗虽已衰老、却正

不需要了。你们听听我聋子妈妈奏出来的欢快的

直无畏的心灵。因爲正是她才抵抗住了“红色恐怖”

乐句，听听捷明那正在走向光明可又仍含辛酸的琴

的威胁，在那风雨如磐的年头领回了那个孤苦的孩

声，听听舒丽心灵底处痛苦然而圣洁的歌唱，听听他

子；而今又在他横遭迫害的时刻，毅然决然地挺身而

们爲崭新的命运唱出的新的歌声吧！

出，不惜用自己屡经攀折之苦的身躯，去爲他遮挡未

就在这深情婉转、如歌如诉的琴声里，你们能听

来的风雨……

见我的故事：一个充满苦痛与幸福的少女怎样流着青

150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 http://tiny.cc/jinnews 春的泪水，怀着绝望的爱情，在那些永远不复再来的

岁月里，象一个真正的妹妹那样，与妈妈一起，伴着

他向着光明，向着人生的华彩，飞升……

（辛灏年中篇小说选载之一。依照原作发表，未

做任何改动）